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全文卷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裴謙履勛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張曾欽

謄錄監生臣張鴻仁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文卷十四

宋徽宗

庚辰元符三年正月己卯夜漏未盡宰臣執政會門下
省黎明詣內東門宣召入會通門至福寧殿皇太后曰
大行皇帝無子天下事須早定惇厲聲曰在禮律當立
同母弟簡玉皇太后曰神宗皇帝諸子申王雖長緣有
目疾次即端玉當立惇又曰論長幼則申王為長論禮

律則簡王當立皇太后曰俱是神宗之子豈容如此分別於次端王當立徽宗乃即皇帝位詔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詔大行皇帝皇后號元符皇后 二月吏部侍郎徐鐸知貢舉給事中趙挺之寶文閣待制何執中起居郎吳伯舉同知貢舉 知開封府吳居厚因奏對言陛下即政之初京師有妄議朝政者當行止絕乞增置邏者上曰及朕躬否居厚曰雖不敢指斥然傳播朝廷陞黜將大有更張其語不根上曰如及朕躬容朕修

省居厚慙謝而退 曾布因言青唐之事全是章惇力
主此議紹聖以來措置邊事無不如意臨了作此一事
至今狼狽了當不得 壬寅大行皇帝殯于福寧殿之
西階甲辰太后曰皇帝年長聖明本不須同聽政但以
再三不得已從所請比俟殿殯便欲退處今至祔廟亦
黽勉也先丞相最被遇真皇先一年薨不及策立仁宗
相公等必知先丞相事業舊嘗見父言慈聖盛德然還
政亦差遲至今記得此語以此不遑自安如此庶幾不

違父教不辱先相門風又俗諺云彼殺不如自殺不成更待他時教他人有言語後還政何如先自處置為善衆皆稱頌 己酉知南安軍邢恕為龍圖閣待制知定州 詔以新除吏部尚書韓忠彥為門下侍郎新除資政殿學士黃履為尚書右丞忠彥陳四事以裨新政其一廣仁恩其二闢言路其三去疑似其四謹用兵 詔管勾御藥院郝隨劉友端與外任宮觀以近年禁中修造華飾過當故也 癸亥復范純仁劉奉世呂希純王

覲吳安詩韓川唐義問並分司南京純仁光祿卿居鄧
州奉世少府監居光州希純少府少監居唐州覲光祿
少卿居和州安詩少府少監居澧州川少府少監居隨
州義問屯田員外郎居安州又詔呂希哲管勾明道觀
呂希績管勾崇福宮呂陶提舉玉局觀蘇軾移廉州蘇
轍移永州劉安世移衡州秦觀移英州程頤移峽州鄒
浩監袁州酒稅黃庭堅添差監鄂州在城酒稅 三月
權發遣洛州龔夫為殿中侍御史權發遣衛州陳瓘為

左正言添差袁州酒稅鄒浩為右正言用曾布韓忠彥黃履所薦也上極稱浩且謂布曰浩擊章惇文字待降出布因言言路得人中外孰不鼓舞唯章惇蔡卞不樂爾 庚寅敕下禮部放正奏名進士李釜以下五百六十一人第一第二等賜及第第三第四等賜出身第五等賜同出身 辛卯詔太史前告天將動威日有食之期在正月變異甚鉅殆不虛生應中外臣僚以至民庶各許實封言事在京於合屬處投進在外於所在州軍

附遞以聞 丙申章惇上大行皇帝陵名曰永泰陵詔
恭依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百官守局日官言辰初食
西北四分至巳五刻而復 新知太原府蔡京依前翰
林學士承旨是日曾布再對力陳京卞懷姦害政羽翼
黨援布滿中外善類義不與之並若京留臣等必不可
安位上慰諭曰無他皇太后但且欲令了史事以神宗
史經元祐毀壞今更難於易人爾曾布獨對上曰封事
已百餘軸盡言章惇於定策之際罪惡固不待言蔡卞

陰狡害政紹聖以來傷害人物多出於下其罪更大於
惇布曰陛下分別忠邪如此則臣雖退歸山林死亦瞑
目至簾前亦具以此陳之後三日上又曰言惇卞者已
二三百軸 庚戌以皇長子生輔臣稱賀 月犯東咸
丙辰熒惑犯填 丁巳詔天祐子家挺生上嗣國有
大慶賚及多方解網恤辜何俟終日范純仁下項官與
宮觀差遣外州軍任便居住 中丞安惇罷知潭州先
是陳瓘言陛下欲開言路首還鄒浩取其有既往之善

可謂得已試之才安博尚緣往事論浩罪惡欲寢已成
之命自明前舉之當其說以為先朝之事且當遵承國
是所繫不可輕改豈有事事不改而可以謂之善繼天
下皆非而可以執為國是乎鄒浩既來博可去矣博聞
瓘章已出亦自請去故有此命 瓘又言國是之說孫
叔敖戰國一時之事然其言曰夏桀商紂不定國是而
以合其取捨者為是不合其取捨者為非則是孫叔敖
之意亦不敢以取捨之私而害天下之公是非也因錄

國是故事上之

講義曰國論之無所主非也國論之有所主亦非也
國無定論固不可以為國然使其主於一說則人情
視此以為向背人才視此以為去就人言視此以為
是非上之政令下之議論皆遷就而趨之甚矣國是
一言之誤國也夫國以為是即人心之所同是也又
安有衆之所非而自以為是使人皆不得於國是之
外者此特孫叔敖之妄論唐虞三代孔孟之明訓初
無是也秦漢至五代其言未嘗用也本朝自建隆至
治平其說未嘗有也自熙寧王安石始有是論而紹
聖之蔡卞崇寧之蔡京皆祖述其說而用之熙寧以
通變為國是則君子為流俗矣紹聖以紹述為國是
則嶺海之間皆逐臣矣蔡京之國是又為豐亨豫大
之說而已則立黨石刻黨碑凡所托以害君子者皆
以國是藉口曰此神考之意安石之說也縉紳之禍

多歷年所豈非一
言可以喪邦乎

陳瓘言陛下改用大臣明示好惡卞則安坐而不動
惇則備禮以求去立其私說變亂名實為國政之害大
者有三一則以繼述神考為名違其說者謂之不孝而
實有負誣之心二則以厚於先帝為名違其說者謂之
至薄而實有輕欺之意三則假經義之糟粕竊安石之
緒餘依語而行蔽惑上下謀發於蔡卞之心事成於章
惇之手脅持上下果斷必行此二人者外示睽間而心

不相忘有急則相應自然必致之理也 五月貶濰州團練使前知湟州王瞻為諸衛將軍房州安置姚雄奏稱青唐邈川始因王瞻貪功生事招誘羌酋收復窮遠之地費財勞師連歲不解上疑貶瞻太輕太后曰自此必寧靜矣 癸酉詔近經登極大赦及累降赦宥中外臣僚無不甄叙唯瑤華廢后未復位號理所未安令三省樞密院同詳議聞奏乙亥瑤華以犢車四還禁中至內東門皇太后遣人賜以冠服令易去道衣乃入中外

聞者莫不懽呼丙子制廢后孟氏可復為元祐皇后
上諭曾布蔣之奇曰臺諫攻蔡卞已十餘章如何得卞
知今自圖去就皆莫敢對上曰只說與章惇則卞自知
矣惇欲召吳伯舉往諭之已歿共奏遣伯舉上遣伯舉
諭旨卞遂草表乞宮觀布又言卞之去固已定然外議
皆以京進為憂上默然忠彥翌日留身具道京不可進
上曰本無用之之意但於簾前更開陳太后曰相公第
安心必無此忠彥退以語同列皆相慶 己丑詔追復

文彥博等官 辛丑月犯昴 是日龔夬論蔡京詔送

三省訖不行韓忠彥曰上恐人言未已兼來者必紛紛

也甲午陳瓘上殿再論章惇又論蔡京罪狀上以為京

與卞不同瓘極陳乃稍然之 六月癸卯月犯熒惑

丁未制曰龍圖閣待制邢恕操心傾危雅意傳會造為

光語上累宣仁使光公著被凶悖之名蒙竄殛之罪欺

天誤國職爾之由今朕既申彼之寬還其爵秩則爾罪

惡何詞以逃可依前官守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均州居

住 曾布言元祐之人憤嫉熙寧元豐之人一切屏斥
已失之偏紹聖用事者又深忿元祐之人故竄斥廢黜
無不過當其偏則又甚矣今日陛下欲以大中至正之
道調一兩黨則但當區別邪正是非處之各得其所則
天下孰敢以為非者臣累聞聖諭及皇太后亦曾宣諭
亦謂是者則用不是者則不用更不必分別此時彼時
若人臣皆能體此意則無不當矣 秋七月己巳熒惑
歷氏星犯房星太白犯角距星 范純仁為觀文殿大

學士中太一宮使蓋將以為相也時純仁在南京已病矣辛未熒惑在房心之間壬申以皇太后罷同聽政族屬姻戚遷秩命官者凡三十三人豐稷陳師錫言仁宗問輔臣或謂先朝詔令不可輕改信然乎王魯曰此儉人惑上之言也咸平中刪太宗詔令十存一二去煩密之文以便於民何為不可仁宗然之由是觀之朝廷之法消息盈虛與時偕行何常之有哲宗親政召章惇為宰相惇用羣小合姦謀害元祐忠賢司馬光呂

公著等變亂神考法度謂之不忠不能紹述謂之不孝
以此激怒先朝此王曾所謂儉人惑上之言也惇編類
臣寮章䟽擇其切直不諱之言謂之訕上謂之指斥臣
觀書見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周公戒成
王曰無若商王紂亦可謂之訕上乎亦可謂之指斥乎
惇又以章䟽語言不足為大惡乃持文及甫邢恕之私
言輒誣光等謀廢立為不軌無狀可按無迹可尋一切
以意為之惇當國七年竊持威柄禍福天下勇於害賢

敢於殺人臨大變訂大事包藏陰謀發為異議陛下尚
優容之乎祖宗怒懣久矣今付陛下震之上帝怒懣久
矣今命陛下誅之陛下何憚而不果邪 己卯熒惑自
房心之間上行月犯天陰 八月乙未朔秘書少監鄧
洵武為國史院編修官從蔡京之薦也給事中葉濤龔
原相繼駁奏 陳瓘言近言山陵使章惇奉使無狀以
致哲宗大升舉陷濼不前乞依唐李珣故事先次行遣
未蒙施行 丙申太白犯亢 九月甲子朔左僕射章

惇上表乞罷政詔荅不允上謂輔臣曰朕不欲用定策
事貶惇但以扈從靈駕不職坐之餘事候有人理會別
議行遣韓忠彥曰例當放辭謝上曰不必爾令庭下辭
謝而去可也 庚辰詔陳瓘累言皇太后尚預國事其
言虛誕不根送吏部辛巳添差監揚州糧料院 癸未
月入井 甲申知江寧府蔡卞落職提舉洞霄宮龔夬
言蔡京與卞表裏相濟天下共知其惡播於民謠云二
蔡二惇必定沙門籍沒其家禁錮子孫又云大惇小惇

入地無門大蔡小蔡還他命債伏望博加採訪以辨忠邪 丁亥瓘知無為軍時瓘已出國門即露章辭免曰臣所望者當以流竄蔡京為急不當以移臣差遣為先也詔不許辭免 太白犯斗杓第二星 冬十月丙申蔡京知永興軍上曰陳瓘極不可得前日遣人送黃金百兩瓘受賜泣下 新知越州章惇潭州安置徐勣為制曰處心忮忍賦性陰邪凡陳開導之言無非殺伐之事陰挾仇怨妄肆中傷或稱謀危上躬或託謗訕宗廟

擯除禁近視若孤豚排斥縉紳弃如斷梗投之荒裔肯
使生還殺戮無辜道路以目 壬寅知樞密院事魯布

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戊申月食畢 先是魯

肇進對白上臣兄傳旨令草詔戒內外以持大中至正
之道上曰只是神宗法度當固守人材則無彼此惟是
者用之肇對欲云政無新舊惟義理是守人無彼此惟
賢材當用又曰陛下當先分別君子小人然後可行大
中至正若君子小人未分別則中正之道恐未易行上

領之而已 十一月癸亥朔右正言陳祐言知大名府
林希以黨附權要託意詞命陷害元祐臣僚所草呂大
防責詞皆務求合章惇之意肆言醜詆不問是非至有
老奸擅國之語乙丑詔希落端明殿學士知揚州 庚
午詔自來年正月一日改為建中靖國元年或謂建中
乃唐德宗奉天時年號上曰梁末帝禪位年號太平太
宗不以為嫌也 陳次升言蔡卞備位兩府陰肆奸謀
竊弄賞罰專報恩讎人有譽其妻父之美者極力主張

寘之顯要如有議其妻父之短者指為誹謗宗廟置之
深刑時人目為笑面夜义壬申蔡卞降中大夫依前分
司移池州居住 十二月月犯司怪

辛巳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癸亥流星自西南入尾抵
距星其光燭地 范純仁卒遺表言伏願陛下清心寡
欲約已便民達孝道於精微擴仁心於廣遠深絕朋黨
之論詳察邪正之歸又言若宣仁誣謗之未明致保佑
之憂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陵實謂之當然

又言臣所重者陛下上聖之資臣所愛者宗社無疆之福苟斯言之可采則已死而猶生上聞訃痛悼賜其墓碑曰世濟忠直純仁性夷易寬簡嘗曰吾平生好學得之忠恕而已自為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俸賜悉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疎族沒之日幼子五孫皆未官曾肇嘗曰使純仁之言行於熙寧元豐時後必無紛更盡用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大臣讎復之禍云 任伯雨言去年四月朔今年正月朔莫夜赤氣起於北方光燄亘

天又有黑氣在下漸衝西方散而為白咎證之來其異
如此伏願陛下用忠良黜邪佞正名分殛奸惡使陰邪
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變異之起可轉為休祥矣

己巳月犯星 甲戌皇太后崩于慈德殿丁丑祔葬永
裕陵諡曰欽聖憲肅皇后 趙挺之為御史中丞任伯
雨言挺之始因章惇進既諂事蔡下及卞黜責又諂事
曾布出入門下殆無虛日故士論以其觀望險詐號為
移鄉福建子伏乞特加審察其言 是月甲戌遼國主

道宗耶律洪基卒延禧即位號天祚改壽昌七年為乾
統元年 二月己亥月犯鉞 癸卯月犯軒轅右角

丁巳詔潭州安置章惇責授雷州司戶參軍負外置先
是左正言任伯雨言章惇迷國罔上毒流縉紳又風聞
敵使言敵主去年喫食次聞中國貶黜章惇敵主不覺
放匕筋跳起曰甚好甚好南朝錯用此人敵使又曰何
故只如此行遣以此觀之惇之奸凶不獨孟子所謂國
人皆曰可殺雖四海九州夷狄蠻貊莫不以為可殺也

三月戊寅知無為軍陳瓘為著作佐郎實錄院檢討
官吏部員外郎晁補之為禮部郎中仍兼檢討官先是
提舉實錄院韓忠彥奏陳瓘晁補之皆有詞學堪備史
職故有是命 陳瓘奏伏聞王安石日錄乃人臣私錄
之書非朝廷之典冊也自紹聖以此書降付史院徃徃
專據此書追議刑賞奪宗廟之美以歸故臣建掌書之
官以修私史考之徃古並無此例所有紹聖神宗實錄
願詔史臣別行刪修以成一代不刊之典 任伯雨居

言職僅半歲所上一百八疏皆係天下治亂關宗社宮
禁者細故不論也魯布方用事伯雨謀擊之布覺乃先
罷伯雨言職知魏州 夏四月辛卯朔以太史言日當
食是日雲陰太史奏不見所食之分太常博士江公望
為左司諫為上力陳堯舜之道且言願陛下不畏多難
而以無難為憂不矜無過而以改過為美 五月辛酉
朔大雨雹是夕填犯氏 六月壬寅集禧觀災 甲辰
陳祐通判滁州翌日魯布宣押視事右司諫江公望對

遽曰陛下臨御以來易三言官逐七諫臣非天下所期望先是祐因進對上謂曰凡有公事宜與江公望議論了乃來祐見公望公望曰榻前一搏之地是人臣對君父極言天下事去處惟上不欺天中不欺君下不欺心則可免戾人各有知見不必同惟不可傳會 秋七月辛酉江公望言訪聞蔡王府吏相告有不順之語浸淫恐及蔡王伏望陛下勿以曖昧無根之言而加諸至親骨肉之間詔江公望罷左司諫知淮陽軍 蘇軾卒

八月甲寅三省進呈右司員外郎陳瓘上魯布書瓘聞古之賢未嘗無過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此二者閤下之過也違神考之志壞神考之事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聖主不得聞其說蒙蔽之患孰大於此詔陳瓘與知州差遣乙卯陳瓘知秦州十一月庚辰冬至合祭天地於圜壇壬午魯布獨留進呈內降起居郎鄧洵武所進愛莫助之圖其說以為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之者上曰洵武言非相蔡京不可布云

洵武所陳既與臣所見不同自不當議乞納下明日遂改付溫益欣然奉行乞籍記異論之人於是上決用京矣

壬午崇寧元年閏六月壬戌曾適言曾布呼吸立成禍福喜怒遽變炎涼鈎致齊人之窾言欲破紹聖之信史於是布連抗章乞罷布於元符末欲以元祐兼紹聖而行故力排蔡京崇寧初知上意有所向又欲力排韓忠彥無何京為左丞大與布垂

講義曰人皆以建中靖國為更化之時而不知紹述之詔已下於元符之末而禁中之意曾布蔡京已知之布在熙寧之時則附會安石惠卿之議至紹聖之時乃詭請薦陳瓘張庭堅輩又請毋毀光公著碑至建中之時初知上有消朋黨之意乃排蔡京而主元祐及知上有紹述之意則排忠彥而主紹述甚至蔡京者其奸又過於布在熙寧則奉行熙寧之法在元祐則奉行元祐之法在紹聖則奉行紹聖之法國論三變而蔡京亦與之俱變此小人不足責而引用小人自安石始然安石之心與章子厚不同章子厚之心與蔡京諸人不同蓋安石之法猶出於所學章子厚之法特託安石以報私怨耳至蔡京則又託紹述以奉人主之侈心耳愈變愈下所以致中原之禍也

新知越州鄒浩為衡州別駕永州安置 壬午中書

檢會李清臣劄子臣寮言豐稷辭諫議其意在譏切先
帝又張舜民辭謝言官譏謗先朝奉聖旨李清臣追貶
武安軍節副豐稷睦州安置舜民商州安置 秋七月
陳次升落修撰知萊州 戊子左丞蔡京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 甲子詔治天下者以立政訓迪為先篤孝思
者以繼志述事為急損益之間理宜稽考宜如熙寧置
條例司體例都省置講議司差宰臣蔡京提舉遴揀乃
僚共議因革 九月丁酉錢適言曾布力引韓忠彥李

清臣豐稷曾肇之徒鱗集於朝忠彥引陳瓘夔夔曾布
引陳次升李清臣豐稷合黨締交欲變亂當時策立事
實以誣毀哲廟布降中大夫分司南京忠彥崇福宮清
臣追貶雷州司戶肇靈僊觀岳州居住稷道州別駕台
州居住瓘夔並追毀出身已來文字編管瓘袁州夔房
州閻守懃舒州安置 十月甲寅臣察言任伯雨陳次
升其惡不在瓘夔之下哲廟升遐之初曾布遣子紆媮
吳則禮往來閻守懃裴彥臣之家密傳信息張庭堅力

詆瑤華為非辜而器鄒浩之直詔任伯雨張庭堅並除
名勒停編管紆則禮並勒停永不收叙次升靈僊觀毫
州居住 壬申錢適石豫左膚言朝廷行遣韓忠彥李
清臣黃履為請復元祐皇后事並后匹嫡春秋譏之甲
戌元祐皇后孟氏復居瑤華宮忠彥降授大中大夫懷
州居住 是歲賜邵武軍邵武縣唐太守歐陽祐民祠
為惠應廟

癸未崇寧二年春正月乙酉中書省檢會任伯雨龔夬

陳瓘陳祐李涓豐稷張庭堅江公望張舜民奏詔伯雨
瓘夬浩涓祐庭堅公望已上並除名勒停編管伯雨昌
化軍瓘廉州夬象州浩昭州涓澧州祐復州庭堅鼎州
公望南安軍覲稷次升文瓘舜民並除名勒停居住覲
臨江軍稷建州次升建昌軍瓘邵武軍舜民房州 三
月癸卯上御集英殿賜霍端友以下五百三十八人上
舍及上書正等人升甲上書邪等人奏名黃定等十八
人先次黜落 四月乙亥毀東坡文集唐鑑馮子才文

集秦學士豫章三蘇文集東齋記事豫章書簡湘山錄
眉山集別集坡詞劉貢父詩話晁張黃先生文集秦學
士文 戊寅臣寮言致仕程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紹
聖中雖嘗明正罪罰而元符之末叙復過優近日以入
山著書為名切慮如野史小說之類妄及朝政欺惑後
世詔頤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入山著書本路監司覺
察 九月鄧洵武言今吏部選人自節察判以至簿尉
凡七等造為新名為承直郎儒林郎文林郎從事郎通

任郎登仕郎將任郎詔從之

甲申崇寧三年春正月辛巳詔上書邪等人不許朝見
擅到闕下仍不得在京居住見任在京差遣人並放罷

講義曰此安石人言不足恤之遺患也夫祖宗所恃
以立國者通下情伸士氣耳而忍戕賊其根乎當元
符末年許人上書矣未及一年則籍元符上書班名
當崇寧五年因彗星而求直言矣未及一年則論崇
寧五年上書人罪其迷國誤朝一至於此韓忠彥以
一君子而對衆小人雖柔懦不能大有所為然觀其
乞罷編類局使其志得行
亦不至於召靖康之禍也

甲午鴻臚寺丞蔡攸賜進士出身為校書郎攸左僕

射京子也 甲辰魏漢津言禹以聲為律以身為度用

左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為宮聲之管又用第四
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為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
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為羽聲之管第二指為民為角大
指為事為徵得三指合之為九寸即黃鍾之律定矣黃
鍾定餘律從而生焉今欲乞請聖人三指為法先鑄九
鼎次鑄帝座大鐘次鑄四韻清聲鐘次鑄二十四氣鐘
然後均絃裁管為一代之樂 二月臣僚上言章惇陰

懷異志內挾奧助其謀詭秘乃敢肆為同胞之說詔章
惇王珪為臣不忠可別為一籍仍依元祐奸黨指揮施
行 始用魏漢津之說鑄九鼎 三月辛丑大內火

夏四月甲辰朔尚書省勘會黨人子弟不問有官無官
並令在外居住不得擅到闕下 熒惑犯壘壁陣 月

犯房上相 五月己卯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
京為守司空行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嘉國公以
撫定鄆廓推賞也 六月壬寅朔詔熙寧元豐功臣圖

形於顯謨閣 癸卯詔荆國公王安石配享孔子廟庭

朱勝非曰陳瓘上疏言王安石塑像於學殿方至尊拜謁先聖本朝功臣坐視拜伏傲慢不恭自有天地

以來庠序規制未有如此安石自崇寧間配享孔子列坐孟軻之次靖康初論其非自權始

甲辰詔元符末姦黨並通入元祐籍更不分三等應係

籍姦黨已責降人並各依舊除今來入籍人數外餘並

出籍今後臣僚更不得彈劾奏陳令學士院降詔元祐

姦黨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

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曾布梁燾王巖叟蘇轍王存

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禄胡宗愈李清臣劉
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黃履張商英蔣之奇曾任待制
已上官蘇軾劉安世范祖禹朱光庭姚勗趙君錫馬默
孔武仲孔文仲吳安持錢勰李之純孫覺鮮于侁趙彥
若趙高王欽臣孫升李周王汾韓川顧臨賈易呂希純
曾肇王覲范純粹呂陶王古豐稷張舜民張問楊畏郇
浩陳次升謝文瓘岑象本周鼎徐勣路昌衡董敦逸上
官均葉濤郭知章楊康國龔原朱絃葉祖洽朱師服餘

官秦觀黃庭堅晁補之張耒吳安詩歐陽棐劉唐老王
鞏呂希哲杜純張保源孔平湯弼司馬康宋保國隱畢
仲遊常安民汪衍余爽鄭俠常立程頤唐義問余卞李
格非陳瓘任伯雨張庭堅馬洵孫諤陳郚朱光裔蘇嘉
龔夬王回呂希績歐陽中立吳儔尹材葉伸李茂直吳
處厚李積中商倚陳祐虞防李祉李深李之儀范正平
曹盖楊絳蘇昞葛茂宗劉謂柴袞洪羽趙天佐李新衡
鈞充公適馮百藥周詣孫琮范柔中鄧考甫王察趙岫

封覺民胡端修李傑李賁趙令時郭執中石芳金極高
公應安信之張集黃策吳安遜周永徽高漸張夙鮮于
綽呂諒卿王貫朱絃吳朋梁安國王古蘇迥檀固何大
受王箴鹿敏求江公望會紆高士育鄧中臣种師極韓
洽都貺秦希甫錢景祥周綽何大正呂彥祖梁寬沈千
曹興宗羅鼎臣劉勃王拯黃安期陳師錫于肇黃遷莫
俠正許堯輔楊肅胡良梅君俞寇宗顏張居李脩逢純
熙高遵恪黃才曹盥侯顧道林膚葛輝宋壽山王公彥

王交張溥許安修劉吉甫胡潛董祥楊環寶倪直孺蔣
津王守鄧允中梁俊民王陽張裕陸表民葉世英謝潛
陳唐劉經國扈允張恕陳并洪芻周鏐蕭利趙越滕友
江洵方造許端卿李昭玘向糾陳察王正甫高茂華揚
彥章廖正一李夷行彭醇梁士能武臣張巽李備王獻
可胡田馬諗王履趙希夷任濬郭子旆錢盛趙希德王
長民李永王庭臣吉師雄李愚吳休復崔昌符潘滋高
世權李嘉亮王琬劉延肇姚雄李基內臣梁惟簡陳衍

張士良梁知新李倬譚康竇鉞趙約黃卿從馮說會燾
蘇舜民楊偁梁弼陳恂張茂則張琳裴彥臣李偁閻守
勲王紱李穆蔡克民王化基王道鄧世昌鄭居簡張祐
王化臣為臣不忠曾任宰臣王珪故章惇 秋七月乙

亥淮西提刑霍漢英言應天下蘇軾所撰碑刻乞並令
一例除毀從之 癸未月犯建星 甲申月犯牽牛火

星 戊戌太白犯積薪 八月壬寅朔太白犯積尸氣

歲犯亢距星 丙辰月食于室 九月丙戌月犯井

冬十月辛丑朔大雨雹 己酉詔翰林承旨張康國

撰景鐘銘景鐘者魏漢津所鑄也 庚午命刑部尚書

管師仁重修神宗皇帝玉牒及看詳哲宗皇帝玉牒

十一月婺州教授葉夢得為議禮武選編修官蔡京責

元祐人分三等定罪蓋夢得及張浚明所建也 月入

太微垣 庚寅太白掩辰 丙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

以太祖皇帝配

乙酉崇寧四年春正月丙申知樞密院事蔡卞為資政

殿大學士知河南府 閏二月歲犯鈞鈴 三月戊辰

朔熒惑犯鉞 熒惑犯井 鉅星 熒惑入井 禮部言

常州進士孫天與言伏覩諸路州縣學校春秋上丁釋

奠自先聖文宣王至於十哲其餘古今宗公巨儒係享

祀者計八十餘員並未預祭欲乞應諸學校每遇釋奠

日就先聖殿西廊隨例祭祀從之 戊午蔡京言九鼎

告成詔於中太一宮之南為九殿以奉安名曰九成宮

中央曰帝鼎北方曰寶鼎東北曰牡鼎東方曰蒼鼎東

南曰風鼎南方曰形鼎西南曰阜鼎西方曰晶鼎西北
曰魁鼎 夏四月壬辰月犯亢距星 五月丙午月犯
氏 漢天師三十代孫繼先賜號虛靖先生與免本戶
田產租徭尋召赴闕又詔信州龍虎山張氏自今相襲
為山主傳授法籙者即度為道士仍賜紫衣師號著為
令 秋七月丙辰月入畢 左僕射蔡京等奏伏奉聖
旨京畿四面可置輔郡屏衛京師南以潁昌府為南輔
以襄邑縣建名輔州為東輔以鄭州為西輔以澶州為

北輔 八月癸酉月犯建星 庚辰太白犯罰 葉夢

得為祠部員外郎夢得為編修官才六日蔡京亟薦之
與同事四人者皆對夢得見上論自古帝王為治必先
自治其心者始堯舉天下授之舜不過曰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今國勢有安危法度有利害人才有邪正民情
有休戚若不先治其心或誘之以貨利或陷之以聲色
則所謂安危利害邪正休戚者未嘗不顛倒易位而足
求其功乎上異之京謂夢得曰公言得無意乎夢得曰

此夢得所學也 冬十月壬辰是日日有黑子 自七

月雨至於是月 十二月丁巳是夕月犯輿鬼 戊寅

月食於柳

丙戌崇寧五年春正月甲午朔彗出西方由奎貫胃昴
至戊午没乙巳詔以星文變見避正殿損常膳中外臣
僚等並許直言朝政闕失 又詔應元祐及元符末係
籍人等可復仕籍許其自新朝堂石刻已令除毀今後
更不許以前事彈糾 太白晝見 月犯靈臺 太白

犯牽牛 戊申月入太微垣 二月甲子朔太白犯壘

壁陣 甲戌太白犯泣星 趙挺之為特進尚書右僕

射兼中書侍郎上深覺蔡京之姦由是旬日之間凡京

所為者一切罷之 三月丙申詔昨為星變許直言朝

政闕失今日消伏可罷收接 月犯建星 己未御集

英殿賜合格進士蔡薺以下六百七十六人 夏四月

右正言詹丕遠進對乞謹天戒上曰星譴可懼朕夙夜

思格王所以正厥事之說龍驤豈能當天變丕遠未諭

上曰厯馬也一夕無病而卒或者便謂星變之致應天
止如是邪丕遠對此語欺甚不知陛下何從得之上作
色徐曰蔡京丕遠對蔡京大臣宜省愆引咎如此奏對
大非昌言讀奏至儉德之共也上曰慎乃儉德惟懷永
圖聖人垂訓明甚京只為作事無法於財用上未嘗以
不足告力引周官惟王不會之說此何意丕遠對此不
過欲悅陛下耳上曰悅之不以道不悅也 五月月入
氐 詔頒紀元厯 六月填犯建星 左正言詹丕遠

對上曰聞近日中外有三不可之說謂法度不可變劉
遠不可用蔡京不可罷丕遠對京之誤國陛下所知也
上遽曰今日且不要他及只說國是斷合如何丕遠對
國是非小事陛下當與擬之等議之 乙亥太史言月
當食雲陰不見秋七月庚寅朔太史言日當食不食詔
送祕書省 壬寅詔改明年元曰大觀 九月戊申月
犯井距星 冬十月乙丑熒惑犯昴 歲犯斗 熒惑
犯太陰 丁未月犯長垣 辛亥月入太微垣 十二

月戊午朔太史言日當食不食 詔劉逵懷姦徇私挾
情害政可罷中書侍郎差知亳州自星變上罷蔡京復
相趙挺之逵擢中書侍郎後數日星沒稍悔更張之暴
翰林學士鄭居中獨知之遂請對首言今所建立皆學
校禮樂以文致太平居養安濟等法以厚下恤民何所
逆天而致譴怒上大以為然禮部侍郎劉正夫繼請對
如居中言上遂外挺之逵而復向京於是逵罷踰百日
挺之亦罷 流星出奎至天倉沒有聲如裂帛

丁亥大觀元年春正月戊子大赦 己丑蔡京依前司

空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辛丑熒惑犯畢 己

巳月入太微垣 丙午歲犯填 御筆自今學生願兼

他經者聽 太白犯月星 三月庚寅太白犯天街

丁酉特進尚書右僕射趙挺之為觀文殿大學士佑神

觀使上意復向蔡京故挺之罷後五日卒贈司徒官給

葬事諡清憲 翰林學士鄭居中為同知樞密院事貴

妃懇陳乞罷之戊戌改授中太一宮使兼侍講 詔諸

士有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悌善內親為睦善外親為
姻信於朋友為任仁於州里為恤知君臣之義為忠達
義利之分為和一諸士有孝悌睦姻任恤忠和八行見
於事狀著於鄉里者耆隣保伍以行實申縣縣令佐審
察延入縣學考驗不虛保明申州如今一諸八行孝悌
忠和為上睦姻為中任恤為下士有全備八行保明如
令不以時隨奏貢入大學免試為太學上舍司成以下
引問考驗較定不誣申尚書省取旨釋褐命官優加擢

用 夏四月戊午太白入井 癸未熒惑犯鬼及積尸

氣 五月戊戌月犯東咸 六月壬戌熒惑犯軒轅大

星 月入氐 秋七月乙酉朔熒惑犯靈臺 祠部員

外郎葉夢得為起居郎夢得在祠部久不遷蔡京既復
相所立法度已嘗罷者皆復行夢得召對論周官太宰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所謂廢置賞罰者王之事也太宰
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專陛下前日所建立者出於陛下
乎出於大臣乎及其罷之又復從而復之亦出於陛下

乎出於大臣乎臣頃見陛下首嘗以治心為言正為是也今徒見一大臣進以為可作則法度從而立一大臣進以為不可作則法度從而廢無乃陛下有未了然於中而不出於已者乎臣願乘今更張之後推用此道度其可復者復之可罷者罷之無徒以大臣進退為可否則天下治矣上喜後數日遂除起居郎 八月皇第九子構為檢校太尉定武軍節度使蜀國公 辛未乾寧軍言七月丁酉黃河清至乙巳復舊 甲戌月入畢

九月癸巳月犯壘堂陣 辛亥大享於明堂以神宗皇

帝配 冬十月辛酉薊州地震 太白犯左執法巳巳

大雨雹 乙亥月犯長垣 閏十月丙戌太白犯亢

臣寮上言伏見御史臺見勘公事上書人方軫輕詆尤

甚其父通見任諸王府翊善詔方通先罷任令吏部與

監當差遣蔡京之罷相也軫奏䟽論京睥睨社稷內懷

不道效王莽自立為司空效曹操自立為魏國公視祖

宗神靈為無物玩陛下不啻若嬰兒專以紹述熙豐之

說為自媒之計上以不孝劫持人主下以謗訕詆誣恐
嚇天下自古為臣之姦未有如京今日為甚若設九鼎
鑄大錢置二衛興三舍建樂府又於國門外祭天地於
兩郊如此之類非徒無益又且於禮文經意無補凡妄
作必持兩說劫持人主一曰此三代之法也一曰熙豐
遺意未及施行每有奏請盡乞作御筆指揮行出語士
大夫曰此上意也明日或降指揮更不施行則又語人
曰京實啓之也善則稱已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斂天下

怨而後已。是豈宗社之福乎。陛下嗣服之初，忠義之士明目張膽，願見太平。京欲鉗天下之口，塞陛下之耳目。方為邪算，賊虐忠良。奈何陛下以京為忠，貫日月以忠臣義士為謗。訕詆誣或黥配，遠方或除名編置，或不許齒仕籍。以言得罪者，萬人矣。誰可為陛下言哉。軫竟坐此編管嶺南。丙申太白入氐。丁未太白犯房。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置符寶郎四員，二員以內臣充掌禁中符寶之事，二員以文臣充掌外庭符寶之事。

八寶名鎮國神寶受命之寶天子之寶天子行寶天子
信寶皇帝之寶皇帝行寶皇帝信寶 十二月乙酉太

白犯熒惑 月入井

戊子大觀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受八寶於大慶殿大赦
天下 是日御製宣和殿記其文寶蔡京為之 甲寅

太白犯歲 庚申蜀國公封廣平郡王 月犯井鉞

甲子月犯軒轅 吏部尚書余深知貢舉給事中蔡薳
中書舍人霍端友同知貢舉 二月壬午朔熒惑犯歲

癸巳月入太微垣犯內屏 三月甲子中書舍人葉

夢得兼編修神宗官制六典 戊寅御垂拱殿賜貢士

成都王侯等十三人上舍及第釋褐 甲辰月入羽林

軍 五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己未月入氐 六月辛

卯熒惑犯天街 癸巳月犯壁壘陣 秋七月癸酉熒

惑犯司怪 丁丑太白犯亢 八月庚寅熒惑入井

冬十月丁丑朔太白晝見 庚辰歲犯壘壁陣 詔太

史局令已下自今後若稍涉漏露應干乾象凌犯所主

休咎者其所聞並傳報漏洩之人不分首從並當行處
斬仍許人陳告 十一月丁未朔太白晝見 辛酉月
犯井 命有司行禮當追述三代之意適今之宜開元
禮不足為法 趙震嘗行河得龜兩首蔡京方以祥瑞
事媚上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同知樞
密院鄭居中言首豈宜有二人孰不驚異而京獨私主
之意殆不可測上乃出龜棄金明池 壬申太白犯歲
十二月戊子月犯熒惑 癸卯流星出奎

巳丑大觀三年春正月丁未兵部尚書薛昂知貢舉吏部侍郎慕容彥逢禮部侍郎李圖南給事中霍端友中書舍人俞橐右諫議大夫蔡居厚侍御史劉安上符寶郎宇文粹中同知貢舉 熒惑犯井 二月丁丑韓忠彥復宣奉大夫儀國公致仕 巳丑月犯內屏 丁酉中太一宮使奉寧軍節度使檢校司空提舉龍德宮童貫為檢校司徒鎮洮軍節度使貫辭不受

講義曰上之即位其始因修造華侈而斥內侍郝隨劉友端其後則以童貫監製器以朱勗領花綱其始

因權之言察裴彥臣交通內外之迹以逐蔡京其後則以童貫而用蔡京以梁師成而用王黼則知人君之心未始有不善而小人蠱惑其心者其罪多矣一童貫也使之任製器之役猶可也蔡京乃使之領西師西事未畢而北事復起既命之使遼以覘其國適為遼人所覘又縱之通女真反為女真所侮甚至於方臘不能討命童貫以討之是一童貫可以任內修外攘之責矣夫宦官者腹心之患也夷狄者手足之患也宦官者根本之禍也夷狄者枝葉之禍也當時任伯雨之言曰朝廷為陽宮禁為陰中國為陽夷狄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德為陽兵為陰愚謂崇觀以來陰氣甚盛矣小人宦官夷狄同一氣類也此有所感則彼有所應必然之理也縱使當時無夷狄之禍亦有宦官之禍也夫

癸卯太白犯壁壘陣 月犯斗 乙丑御集英殿賜進

士賈安宅等及第出身同出身七百三十一人宦者梁
師成與焉名在第一甲第十一 丙寅熒惑犯鬼 辛
未太白犯歲 夏四月御筆禮以別尊卑明分守則器
用之制設飾之文多寡之數等衰之節宜各隨其品秩
分其貴賤以立制度 月犯五諸侯 癸巳御製七言
詩一章八句賜賈安宅等 五月太白犯天陰 六月
甲戌朔侍御史毛注言蔡京蔭補入仕素不知書嘗形
簡牘以符寶為扶寶衆目為扶寶侍郎 丁丑太師尚

書左僕射門下侍郎魏國公蔡京為太師中太一宮使
其請給恩數並依見任宰相例先是石公弼言京之姦
惡雖中外憤怨而畏京之威人莫敢言一犯其怒宗族
莫保每託以紹述神考之政而京率意無所畏忌外則
生事於四夷內則殫竭於民力託爵祿以廣私恩濫錫
予以蠹經費趨毛注言京位極人臣爵無可加擅持威
福震動中外四方多士惟知奔走宰相之門而不知君
父之尊知徇流俗之習而不知法令之可畏文昌舊省

一毀而盡遠傷元豐之偉蹟近累陛下之述事謂忠於君可乎臨平新塔乃京私域之高原土木百出一境騷然上假朝廷之威力下便宰相之私計謂忠於君可乎公弼又言京罷相以三師就第提舉修實錄於京計則得也為朝廷之謀則未然京援引小人邪枉盈庭奔競無恥附下罔上習以成風豈可謂正百官也輕名器以招權厚廩祿以姑息內耗國計外侵民財帑藏空虛人心嗟怨豈可謂安百姓也欲為已功生事夷狄黔南

之舉夷夏蕭然邊陲彫殘民不堪命豈可謂鎮撫四夷也 庚辰月犯平道 辛巳何執中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太學生張朝老上書曰陛下即位凡五命相矣有若韓忠彥之庸懦有若曾布之賊汙有若趙挺之之蠢愚有若蔡京之跋扈人主止論一相陛下除相如此天下何賴焉比復相何執中是猶以蚊負山不過援引契舊鄉閭之人布之清列而已至如蔡京盜陛下之恩賞以植私黨以結人心執中必不敢爾顧其才術不

足以有為然成命已頒不可復汗而右揆尚闕猶可擇人也又言臣觀考察蔡京之所為合而言之則其事止於十有四誣上帝罔君父結奧援輕爵祿廣費用變法度妄制作喜導諛鉗臺諫熾親黨長奔競崇釋老窮土木務遠略散而言之其事數十萬言願詔有司給筆札使臣得盡其胷中之所言寫天下是非之事以告陛下臣死之日猶生之年 壬辰太白入井 秋七月熒惑犯左執法 庚戌月犯房 八月癸未劉安上為右諫議

大夫 甲午月犯井 冬十月甲午月犯次將 乙未
月犯謁者 十一月太常寺言被旨天文筭學合奉安
先師并配享從祀臣等稽之載籍合之典禮宜尊黃帝
為先師而以其當時之臣風后力牧大鴻大撓隸首容
成車區常儀為配享又以後世精於數術者商巫咸周
箕子周商高周榮方晉史蘇秦卜徒父己上七十人擬
從祀 壬子尚書省言甘露降左右丞廳并柳竹凡百
三十本 是歲江淮大旱自六月不雨至於十月

庚寅大觀四年春正月庚子朔中丞吳執中言邇來諸路以八行貢者臣謂所貴乎士者為其能學知先王之道其為行不悖於義而已以親病而割股閭里小民時有能者官有給賜憫恤其愚有愛親之心而至於毀傷支體用是以恤之士而為此是不知孝之道矣然頂刺血非聖人之教常誦佛書豈儒者之事哉救其兄之溺恤其女之貧皆不足以為異伏願下之太學俾長貳博士考以道義別白是非澄去冒濫從之 丁未月犯天

街 二月庚午朔禁然頂煉臂刺血斷指者 辛未新
知杭州張商英入對上語及蔡京亂紀綱事商英曰京
自來專恣無所忌憚批狀便是條貫入狀請寶便是聖
旨安得不亂商英言祖宗以來擢用臺諫官或出自宸
衷或採於久次或下禁從各舉所知號為不次用人然
自州縣選人召對者不過三四人而已曾未見近歲多
士拔擢之驟也由庠序不數月作六察由六察不數月
作殿中侍御史又不數月作侍御史作中丞作諫議作

給舍作執政問之以政事則不知也問之以古今則不知也問之以邊防則不知也問之以錢穀則不知也安得有限之名器而待無窮之進取哉 辛巳太白犯歲

己丑張商英為中書侍郎 辛卯月犯斗 三月陳

正彙者瓘子也先是瓘居明州遣正彙以事如錢塘正彙素聞其父言蔡京姦邪將不利於社稷且聞京嘗有傾搖東宮意及是又聞蔡密盛稱京後當獲福非常亟詣杭州告謀反有端事連陳師錫時蔡薨帥杭遂執正

彙送京師下詔獄瓘自明州赴逮吏脅瓘使承教正彙
妄訴瓘語吏曰正彙安能知京反謀瓘實知之願得筆
札悉以聞吏恐懼不敢與正彙坐所告失實竄海島瓘
安置通州師錫亦貶郴州密但勒停云 甲寅月犯亢

四月太白犯井鉞 庚辰太白犯井辛巳入井 五

月甲辰熒惑犯歲 秘書監何志同奏慶歷間嘗命儒
臣集四庫祕藏叙次為籍名之曰崇文總目其書之總
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今一館所藏善否相揉號為全

本者不過二萬餘卷而脫簡斷編亡散闕逸之數亦如之宜及今有所搜採視慶厯舊錄及總目之外別有異書並許借傳從之 詔改立詞學兼茂科 乙卯彗出

奎婁間 甲子詔蔡京權重位高人屢告變全不引避

公議不容言章屢上難以屈法制曰宜褫師臣之秩俾

參宮保之官 京西轉運使張杲言蔡州諸縣有瑞麥

一莖兩歧至七八歧者凡十畝具圖十二本以聞 六

月戊辰朔通議大夫申國公章惇追復特進 熒惑犯

月星 之亥月犯進賢 癸未歲犯天陰 庚寅大史

局言彗星全消 秋七月戊申月犯斗 戊午月犯歲

辛酉熒惑入井 八月甲戌月犯天江 閏八月丙

午填犯泣 丙辰熒惑犯鬼又犯積尸氣 九月丙寅

朔日有食之 張商英表上袁州瑞禾圖 冬十月戊

戌太白晝見 戊午太白犯氐 十一月丁卯祀昊天

上帝於圓壇以太祖配大赦天下改明年元曰政和

戊寅右僕射張商英表願編集熙寧元豐政事號曰皇

宋政典若陛下增光潤色之事率以類貫其篇所定篇
目凡十七曰原廟官制新省差除三舍導洛斷例回河
保甲將兵免役青苗吏祿守具禮樂營造糴便茶馬
是日詔通州安置人陳瓘與自便 月犯五諸侯

辛卯政和元年春正月壬午吏部侍郎姚祐知貢舉中
書舍人宇文粹中禮部侍郎潘兗同知貢舉 癸巳詔

明州取陳瓘尊堯集送編修政典局從張商英建請也

二月辛丑太白犯鎮 癸卯老人星見 乙卯月犯

斗 三月癸亥朔御製御書政和新修五禮序議禮局
請刻石於太常寺許之

講義曰漢官名禮樂之正不見於高文而見於成哀
之世唐明堂之制不見於太宗而見於武后之時人
非復古之人治非復古之
治徒以竊虛名飾美觀耳

夏四月丁酉日左右有青赤珥 五月壬戌朔內降
劄子徃歲圖利之臣妄興議論創行鼓鑄當十錢遂致
奸猾之民所在盜鑄濫錢益多今朝廷內外府庫無慮
千萬緡議者或謂折閱數多有虧邦計朕念為民父母

儻可以救弊便安元元府庫之損又何愛焉可自今應
公私當十錢並改作當三 是月蔡州獻瑞麥一莖兩
岐或三五岐至八九岐近約十畝遠或連野 再下通
州取陳瓘尊堯集送編修政典局 六月巳酉月入羽
林軍 秋七月丁亥祕書監詳定九域圖志何志同等
欲乞申命有司參酌舊制量戶口多寡之數以為諸縣
升降之法使縣之名第常與戶版相應不惟有以示太
平生齒之富而煩簡劇易按籍可考詔可 八月詔增

崇玉仙聖母顯號行冊禮 乙未太子少師致仕蔡京

為太子太師依舊致仕 丙申月犯心 巳亥老人星

見 丁巳詔張商英罷尚書右僕射除觀文殿學士知

河南府 九月詔陳瓘送台州羈管 辛亥知鄧州張

商英衡州安置 十二月乙未太白犯鎮 乙巳臣僚

上言舊係黨籍人陳瓘所撰尊堯集十卷大綱取日錄

中書解釋成文按瓘身非史官名在謫籍輒以私意偏

見去取日歷撰成文集竊恐假真讎偽變易是非異時

更相傳習眩惑羣聽實非細事乞下瓘家取索藁本一切焚毀

瓘嘗自序云呂惠卿既與王安石反目乃進安石二手簡又進目錄四卷俱鋪陳執政以後歸美之迹自明其忠安石由是重得罪安石所著八十卷乃效惠卿四卷為之也瓘謂安石此書詆訕宗廟誣薄神考蓋在鍾山懟上熱中之時崇寧中瓘貶廉州乃著合浦尊堯集其後蒙宥北歸謂劉安世曰瓘昨在諫省嘗以王安石比於伊尹伊尹未嘗詆湯胡可比也又嘗以安石為神考之師神考堯舜也用安石亦止九載何嘗終以其人為是乎瓘之前言可謂過矣於是復著四明尊堯之書以自明改過之心會右僕射張商英請編皇宋政典書旨下瓘取索尊堯集瓘以此書之語大違國是不敢先達外廷乃具表繳申政典

局乞進入於御前開折已而高英罷黜左僕射何執
中請治尊堯罪瓘坐台州羈管蓋辟雍初成之日執
中請開學殿使都人縱觀安石坐像而瓘於尊堯集
序表之中嘗論及之以故執中銜瓘又起遣人石瓘
知台州瓘前以上書會布謫海陵蔡薺為長書遺瓘
云諫疏婉而有理似陸宣公剛而不撓似狄梁公詞
章淵源發明正道則韓文公其人也明年薺以對策
魁多士所陳時務頓異前書於是愧悔欲殺瓘以戒
口密贊蔡京之黨出力尤甚瓘意瓘必當受薺風旨
且將因事搜檢其家并取薺書乃預為封事具陳所
以得罪於蔡薺何執中者繳連謝表封緘於篋題以
臣瓘謹封未幾瓘果遣兵官突至所居大索行李攝
瓘至州械垂簾列五木如制勘狀瓘遽問曰今日之
事被旨耶瓘曰有尚書省劄子卷簾出示之瓘曰然
則取瓘尊堯集耳追瓘何為因曰君知尊堯可以立
名乎蓋以神考為堯而以主上為舜助舜尊堯何謂

詆誣何丞相學術淺陋名分之義未甚講求故為人
所劫使請治尊堯之罪將以結黨固寵也君所以得
於彼者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請以瑾語
申朝廷權將顯就誅戮不必以刑獄相怖憾屢揖瑾
退尋語人曰不敢引其說尚爾良可畏也憾始發瑾
篋得其所上封事見其封題有臣名不敢開視遂具
以聞何執中蔡竊果
大怒尋罷憾台州

遼主天祚賞刑僭差虐用其下視諸蕃屬國如奴隸大
海出名鷹自海東而來者謂之海東青小而俊健遼人
酷愛之必求之女真至天祚責海東青生金大珠之貢
尤苛女真不勝其擾於是諸部皆潛附阿固達謀舉兵

以拒遼人

壬辰政和二年春正月丙寅翰林學士蔡薺知貢舉吏部侍郎慕容彥逢給事中文粹中起居舍人張滌並同知貢舉 二月戊子朔詔太子太師致仕蔡京兩居上宰輔政八年首建紹述勤勞百為可特復太師仍舊楚國公致仕於在京賜第居住 河南府奏新安縣萬歲蟾蜍背生芝草 三月歲星犯司怪 己卯御集英殿賜莫儔等及第出身同出身凡七百一十五人 六

月丙戌朔御筆手詔自今三省密院省臺寺監與百執
事官非爾所職勿行非爾所責勿言母利以口胥動敢
不遵承以違御筆論

講義曰祖宗紀綱之所寄大略有四大臣總之給舍
正之臺諫察內監司察外自崇觀奸臣創為御筆之
今凡私意所欲為者皆請御筆行之而奸臣之所自
為者又明告天下違者以違御筆論於是違紀綱為
無罪違御筆為有刑臺諫不得言給舍不得繳監司
不得問而紀綱壞矣昔有勸仁宗攬權者上曰措置
天下事正不欲從中
出此言真為萬世法

辛亥熒惑入井 乙卯白虹貫日 秋七月乙丑熒

惑犯太白 歲星犯積薪 己酉老人星見 九月乙

卯朔流星出斗西南方有尾跡照地 丙辰知定州梁

子野奏管下有嘉禾合穗計六尺三寸生為一穗 十

月戊子蘇轍卒 壬寅日左右有青赤珥 御史中丞

俞鼎言今日士風有觀望苟合之弊有頽靡不振之弊

有阿黨之弊有誕謾之弊有巧言譖愬之弊有奔競請

託之弊凡此六弊皆起於好進革好進之心禮義廉恥

為本 臣僚上言梁子野上表進嘉禾內二科一穗以

膠黏紙纏前日李諲之黜未踰時也而子野無所戒懼
如此詔本州官吏並令本路提刑司取勘

政和二年李諲進蟾芝上曰蟾動物也安得生芝命
以盆中漬之一夕而解竹釘故楮皆見於是責諲欺
用散官
安置焉

十一月甲戌太白犯天江

癸巳政和三年春正月甲寅朔兵部尚書俞棗知貢舉
給事中文粹中中書舍人張璪同知貢舉 乙亥熒

惑犯太微垣內屏 二月詔太陽自午時後上有戴氣

下有氣承戴並現乃為祥應送祕書省 丙午王雱特
封臨川伯從祀廟庭 三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太史局
奏太陽當食至未時七刻日體圓明全不虧食 壬戌
月犯長垣 癸酉御崇政殿賜貢士陳公輔等十九人
上舍及第釋褐 戊寅歲星犯積薪輿鬼 夏四月壬
午朔詣玉清和陽宮行奉安禮太師蔡京為禮儀使皇
帝行禮有祥雲回旋觀者莫不稱慶 丙申流星出心
向西南方有尾迹照地 閏四月壬戌歲星犯鬼 乙

丑熒惑犯太微垣右執法 五月庚辰朔夏至時北郊

有司攝事於舊方丘有黑氣長數丈出自齋宮行一里許入壇壝統祭所皆傍人穿燈燭而過又及壇上禮將畢因忽不見 丁酉月犯璧壘陣 庚子大盈倉火

六月太白入太微垣犯左執法 八月辛未太師楚國

公蔡京等言伏覩大晟府以雅樂中聲播於燕樂舊闕徵角二調及無土石匏三音今樂並已增入五聲八音於是始備按試克諧頌降天下上表稱賀 冬十月劉

慨言今月四日宰執赴學按試兩學生所習大晟雅樂
至第二章曲未終有仙鶴四自南來盤旋飛舞宮架之
上徘徊欲下衆人歡呼遂由表北而去乞宣付史館從
之

國是論曰紹聖之初奸臣復持王氏之說祖禹將去
朝廷上疏論日食因曰臣恐邪臣欲寬聖慮或云日
蝕自有定數又云天道遠而難知此乃小人誤國之
言謹勿聽也自紹聖至政宣奸臣誤朝之論盡本安
石而天命不足畏之流禍尤酷災異不言而祥瑞輒
書甚者臘月之雷指為瑞雷三月之雪指為瑞雪拜
表稱賀作詩詠贊其視天變曾不若童稚之可侮
痛哉陳瓘論蔡京之惡曰不畏上天原其情也

庚戌手詔朕荷天顧謬錫以元圭將來冬祀可措大
圭執元圭庶格上天之心以敷佑於下民 提舉荆湖
南路茶鹽事范之才奏體訪得蘄州羅田縣山溪中有
大鼎數年前嘗見兩耳其穴中可過七八歲小兒愚民
遂塞以土今其耳猶發露詔令宋喬年躬親前去措置
開取 十一月大雨雪連十餘日不止都城雪平地八
尺幾丈飛鳥多死九街冰滑人馬不能行 十二月河
南尹蔡安持部送道士僧耆命官學生赴闕恭請皇帝

登封中嶽甲戌御崇政殿引見面賜不允詔書

甲午政和四年春正月甲辰兗州命官學生道釋耆老及至聖文宣王四十七代孫孔若谷等詣闕進表請皇帝行登封之禮拜表引見並如河南府已得指揮 二

月庚戌月犯昴 丁巳御崇政殿賜貢士張綱等十七人上舍及第釋褐 鄆濮二州命官學生道釋耆老等

八千六百餘人並詣闕進表請車駕登封太山自是開德興仁潁昌府鄭州廣濟軍並許詣闕進表詔止令遞

表以聞優詔不允 三月辛卯詔皇長子可以來春出

閣立為皇太子 夏四月尚書省言甘露降刑部侍郎

及都官中郎廳 提舉延福宮所奏竹生紫花黃蘗牡

丹雙頭數朶 蔡攸言祕閣槐枝連理 五月丙戌始

祭地於方澤以太祖配 癸巳翰林學士王黼為戶部

尚書 御史中丞蔣猷言祖宗時未嘗有內臣建節者

昨童貫首隳舊制當時士論已不平上曰有非常之功

則有非常之賞猷曰事塞其源則人無觖望若使攀緣

展轉人人有意外之得則所謂非常者反為常矣上曰
官爵得之易則名器卑誠如卿言當為卿杜來者因詔
三省御史臺常遵守彈劾 八月癸卯朔太師蔡京言
蒙賜瑞瓜雙蓮雙花瑞穀上表稱賀乞付祕書省從之

詔應奉御筆者只作御筆行下餘並稱聖旨 詔知

湖州章援特除名勒停援父惇追贈觀文殿大學士援
表謝其言多文飾故有是命 御筆昨日有鶴三萬餘
隻盤旋雲霄之上尚書省言今月二十日有鶴約數萬

隻蔽空飛鳴自東北由大內前往西南而去詔許拜表
稱賀 建州言建安等縣竹枝生花結成稻米民間採
取食用及搬入城市糶貨所收約數十萬石詔許拜表
稱賀仍令貢百石上京 己巳歲星入太微垣 九月
甲戌詔改宣德郎為宣教郎 冬十月辛酉歲星犯左
執法 十二月乙卯太白入羽林軍 相州野蠶成繭
是歲阿固達遂叛用尼堪烏舍等為謀主尼楚赫伊
立羅索棟摩等為帥攻破寧江州蕭奉先弟嗣先兵潰

數月間盡為女真攻陷所過千里蕭然丁壯斬戮無遺
應遼東界熟戶女真阿固達皆降之為用蕭奉先懼其
弟嗣先獲罪妄云潰兵懼誅所至劫掠若不一赦將為
腹心患天祚從之自是出征之兵皆曰戰則有死而無
功退則有生而無罪由是士無鬪志遇敵輒奔

乙未政和五年春正月乙亥熒惑犯亢 丁丑歲星犯
左執法 壬辰月犯心 二月壬寅太常寺奏兗州鄒
縣孟子廟詔以樂正子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 丁未

定 桓言蒙聖恩立為皇太子乞專宮官吏不必備置
諸司庶局皆令兼攝至於冗卒亦乞蠲除務從儉約清
心省事專精問學仰稱君父教育之意從之 甲寅御

大慶殿冊皇太子禮畢大赦天下 庚申老人星見

辛酉歲星入太微垣 三月辛未朔太白晝見 御筆

比覽元豐訓詔得故相韓琦文彥博至和嘉祐定策之
勲功在社稷琦可封郡王彥博可除罪籍復舊官 丙

戌月犯房 癸巳御集英殿賜合格進士何臬以下并

宗子公惠等及第出身文學總六百九十二人褚詠不
對所問其言狂妄令開封府押歸本貫密州 夏四月
癸卯詔天下一萬戶以上為望七千戶以上為繁五千
戶以上為上三千戶以上為中不滿三千戶為中下一
千五百戶以下為下從戶部員外沈鱗奏請也 庚戌
詔祕書省殿以右文為名及集賢殿修撰為右文殿修
撰 太白犯五諸侯 六月壬子天狗犯月 秋七月戊
辰朔日有食之 乙亥升汝州為陸海軍路權言前知

汝州珍祥屢發上於御府者芝草五千餘本碼碯山子一百二十座絕色絲文并堪造器物又三千四百餘斤瑞穀瑞禾瑞萱甘露野蠶成繭其目不一故有是命

甲午武安軍奏信都縣范濟家黃牛生異獸牛首鹿身色白有牙爪遍體皆鱗而無毛多與圖史所載麒麟相類村民以水澆之祈雨因而致斃竊慮即是麒麟今畫到圖一本進呈詔遍牒諸路州軍今後如有生到似此之類異物仰如法收養不得亂有傷害 八月戊申詔

文彥博考其茂勲著在廟社除官爵已復外可特賜諡
曰忠烈 詔陳邦光差提舉洞霄宮池州居住先是邦
光兼太子詹事會蔡京獻太子以大食國琉璃酒器羅
列宮庭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聞道義相訓乃持玩好
之器蕩吾志邪命左右擊碎之京聞邦光實激太子含
怒未發因是遂斥邦光 太史言火星行心星度不守
不犯 甲寅是夜流星出柳宿急流至濁没赤黃色有
尾跡照地占者以為天子宗廟有喜國家建造宮室之

象宰臣率百官拜表稱賀 甲子蘄州奏蘄水縣界內

遍地生芝草收採到一萬二千六百枝內一枝紫色九

幹 乙丑熒惑犯天江 陳瓘自政和元年九月送台

州羈管凡五年始降旨特叙承事郎許自便瓘初以宣

德郎被謫而叙官乃得承事郎實鑄降也被命之後忽

得州牒備坐省劄云奉御筆批叙復數內陳瓘合取旨

與差遣又有省劄下通州令瓘具家狀陳乞差遣人皆

賀瓘以為起廢有漸也瓘曰此廟堂欺君玩世之術耳

家狀雖當供而差遺其可乞耶彼謂吾不堪貧困而因
茲乞憐爾乃報以家狀昨因削籍毀除無憑供具事果
不行瓘既寓通州而開封尹盛章與石慄有私隙取密
旨下慄於獄編置通州揚言為瓘執仇瓘聞而歎曰此
豈盛世之所宜有耶遂挈家至九江因卜居焉 九月
丁卯朔御製宴延福宮承平殿記 冬十月蔡京奏蒙
宣示紫芝二本一本九葉穿穀而生一本兩葉與豆相
附乞宣附史館許百官拜表稱賀從之 武勝軍奏穰

縣生瑞穀安化等縣生芝草都計五萬本內有金芝一本紫芝一本詔送祕書省

朱勝非云政和間汝蘄等州貢芝草以萬計予每見邸報則疑之四年春予為京東學司行縣至密州界縣令尉監採芝草邀予往觀彌漫山谷皆芝菌也五色俱有或附木石或出平地有一本數十葉層疊高大衆色咸備者至郡見太守李文仲曰已採及三十萬本矣始知諸郡所貢未必不實但過多不可為瑞異耳

蔡京等以汝州碼碯生發并芝草及諸州雙頭蓮連理木甘露降仙鶴集雙瓜雙頭芍藥牡丹凡五千三百種

有奇上表稱賀 交趾進奉白象 壬辰太白犯罰

是歲天祚下詔親征女真女真乘契丹未陣三面急擊
之天祚親臨陣戰三合野皆橫尸軍中望天祚御旗西
南向即隨之而潰天祚晝夜馳五百里退保長春州

丙申政和六年春閏正月癸卯月犯司怪 己酉歲星

犯亢 雄州安撫和詵引契丹七人李良嗣來朝良嗣

燕人知契丹必亡歸漢力陳可取之計賜姓趙時和詵
久以厚賂納結朔方豪雋士多歸之以收燕山圖來上

又中山守張杲高陽關安撫吳玠亦獻議燕雲可取

三月乙未朔知吉州程祈言州學生扶邦彥家收得異禽盖鳳凰也及至乃知其狂妄劄付本州照會 四月

提舉上清寶錄官蔡攸奏今月二日皇帝詣宮設千道民大會有羽鶴來翔於始青天祥兩殿之間

蔡條云重和元年赦文云云其後宦官道士有所不快必託為帝誥則莫不如志又為大會於寶錄宮既齋引羣臣士庶入殿聽林靈素講乘輿為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坐使人於下再拜請問然靈素徒辯給其所言無殊絕者時雜滑稽媒語上下為大哄笑莫有君臣之禮矣道士有俸而齋施動獲千萬每一宮觀

給田亦不下數百十頃皆外畜妻子置姬媵以膠青
刷鬢錦衣玉食者幾二萬人一會殆費數萬緡貧下
之人多買青布幅巾以赴之日得一
飫餐而襯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云

丙戌詔監司守臣不得以進獻為名貢花果海錯什
物 六月癸亥朔詔賜宣教郎徐積謚曰節孝處士

禮部尚書白時中等奏今將崇寧貢舉法改修成御試
貢士敕令格式總一百五十九卷乞冠以政和新修為
名頒降詔從之 秋七月歲犯亢 校書郎譚世勣為

司門員外郎蔡京得政久其子攸提舉修書館中諂事

者皆越次升擢世勣坐直舍繙書竟日泊如也宦者梁師成貴幸其黨有與世勣鄰居者數致師成意世勣謝絕之更六年不遷 辛酉御筆走馬承受公事可改為

廉訪使者 八月宗正少卿閻丘籲奏修纂玉牒屬籍太祖皇帝下以德惟從世令子伯師太宗皇帝下以元宗仲士不善汝魏王下以德承克叔之公彥各依昭穆分位增廣秩數 丁丑熒惑犯靈臺 庚寅提舉崇福宮种師道先是知懷德軍得召見訪以邊事師道曰先

為不可勝來則應之妄動生事非策也童貫欲徙內郡
弓箭手以實邊而指為新邊所招之數上問師道何如
師道曰臣恐勤遠之功未立而擾近之患先及矣 九

月癸巳熒惑入太微垣 癸卯詔鼎閣奉安鼎

蔡條曰方士王仔昔獻議九鼎宜內之九重上出御
筆曰遷移神象大器可令疾速排辦魯公曰何不祥
邪乃奏改曰定鼎初鑄九鼎皆以九州水土內鼎中
及奉安於九成宮至北方曰寶鼎者上方焚香再拜
而鼎忽漏其中水流溢於外魯公私怪
之殊不樂其後終以北方致亂

庚戌太白犯斗 熒惑犯左執法 冬十月定鼎禮儀

使蔡京奏十三日先定鼎於幄殿有鶴飛翔其上至十八日有白雲排列如卧在鼎上凝然不散十九日奉安之際有雲五色見於日旁又據太史局申日月俱有青赤黃珥伏乞宣付史館 甲申詔誠感殿長生大帝君神像可遷附天章閣西位鼎閣奉安

蔡條史補王老志死政和六年又有王仔昔出賜號通妙先生時又踵祥符故事下詔上玉皇后土號合儒者說曰昊天玉皇上帝后土皇地祇率百官上冊於玉清陽和宮焉二王先生語多在後仔昔死政和七年時有林靈素溫州人也少從浮屠學以無行為所在敗惡久之去為道士左街道錄徐知常引之以

附會諸闈又以神霄玉清玉清王者上舊所誦大洞經中語也始曰神霄玉清王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長生大帝君既下降於世乃以其弟主東方青華帝君領神霄之治天有九霄而神霄為最高其治曰府故青華君亦曰判府天尊而靈素乃其府仙卿曰褚惠亦下降佐帝君之治又目一時大臣要人皆仙府卿吏若魯公曰左元仙伯鄭居中劉正夫等若童貫諸巨閣率有名位王黼時為內相乃曰文華吏盛章王華時送為天府乃曰仙獄吏伯氏時王進奉乃曰園苑寶華吏又謂上寵姬劉氏曰九華玉真安妃也天子心獨喜其事乃賜號通真先生初劉虞二王先生皆為上所禮然有神怪事蓋出自方士也及靈素至乃以其事歸之於上而曰以獨佐之而已每自號小吏佐治故上下莫可攻其非者然靈素實無術徒敢大言是時上興道教將十年獨思未有一厭服羣下者數以語近倖於是神降事起矣

十一月庚寅朔太白犯壁壘陣 太師蔡京等言伏見

六十二處並降甘露二十處木並皆連理四處牡丹並
皆駢生一萼二處生芝草二處芍藥雙頭二處祥雲見
三處並現毫光祥煙鄆州有仙鶴約二百隻飛鳴梅州
枯木再生枝乞許拜表稱賀詔依又言冀州黃河澄清

甲午詔帝鼎改為隆鼎正南彤鼎為明鼎西南阜鼎
為順鼎正西晶鼎為蘊鼎西北魁鼎為健鼎正北寶鼎
依舊東北壯鼎為和鼎正東蒼鼎為育鼎東南風鼎為

潔鼎鼎閣為園象徽調之閣 己亥祀昊天上帝於圓
壇以太祖皇帝配 十二月癸亥熒惑入氐 宣和殿
學士盛章詳定九域圖志 製瑞鶴旗先是元符二年
武夷君廟有仙鶴迎詔又政和二年延福宮燕輔臣有
羣鶴自西北來盤旋於睿謨殿上又奏大晟樂而翔鶴
屢至因詔加此旗 是歲微行始出

丁酉政和七年春正月壬寅熒惑犯歲星 兩浙道士
林靈素至京師二月御上清寶錄宮命通真先生林靈

素講道經及玉清神霄王降生記有翔鶴數十飛鳴久之
夏四月庚申御筆卿等表章冊朕為教主道君皇帝
只可教門章疏用不可令天下混用 六月都下大雨
電皆如拳或如一升器幾兩時而止 秋七月乙未

熒惑犯天江 甲寅詔季秋大享明堂登歌並用道士

八月月犯牛 老人星見 十一月庚寅詔蔡京告

老乞骸可五日一朝次赴都堂治事 初童貫附京以

進既顯寢與京異京疾之及貫兼宣撫河北遂欲專北

事京愈不堪是歲貫又上其平燕策京一日留身奏曰
貫徒有虛名爾伐國大事安危繫之陛下何以付貫上
曰前日取青唐豈非貫之功京對曰崇寧下青唐初遣
貫行但若監軍爾藉使臣當今日亦不能為之况伐敵
國乎上意頗沮京即劾貫前後壞邊事章凡四上而上
乃議下除司空令致仕而罷所領貫大懼因以其城西
外圍與京西湖隣墻流水相接為名邀京子攸及僚僚
同出城相見議分定界至遂為攸置酒厚甚以二犀帶

遺攸會攸力救解之京議遂格京實創起北伐事嘗曰
北事只我了得他人為之必鑿脫及與貫爭權弗勝遽
有敵國不可伐之言故上亦不信也或曰京未始有此
言於上特其子條假託以欺世云 甲辰冬至後一夕
有大星如月徐徐南行而落光照人物與月無異 十
二月詔修神保觀神保觀者俗謂二郎神也都人素畏
之自春及夏傾城男女負土以獻名曰獻土又有飾作
鬼神巡門催納土者乘輿亦微幸而觀之或謂蔡京曰

獻土納土非吉語也後數日有旨禁絕 政和後上巾
裹及衣服獨喜同臣庶實欲為期門之事而苑囿皆效
江浙為白屋不施五采多為村居野店又聚珍禽竒獸
麋鹿駕鶴禽鳥動數百千蹄隻實囿中宣和間都下每
秋風夜靜禽獸之音四徹宛若深山大澤陂野之間識
者以為不祥 前授宣德郎管勾太平觀陳瓘自江州
移南康軍居住

戊戌重和元年春正月丁亥熒惑犯外屏 二月辛酉

先是詔造太極飛雲洞却之鼎蒼壺祀天貯醇酒之鼎
山嶽五神之鼎精明洞淵之鼎天地陰陽之鼎混沌之
鼎浮光洞天之鼎靈光晃耀鍊神之鼎蒼龜大蛇蟲魚
金輪之鼎至是奉安

朱勝非云崇寧三年用黠徒魏漢津言鑄九鼎至政
和八年又用方士之說作神霄九鼎遂有十八鼎鳴
呼黃帝鼎成昇仙夏禹以貢金鑄鼎事不見於詩書
司馬遷好奇取他說載之史記而後世想慕不已此
皆蔡京相業敢
為怪誕如此

庚午遣武義大夫馬政同高藥師等使女真講買馬舊

好 三月戊申御集英殿賜進士及第出身同出身七
百八十三人詔嘉王楷考在第一不欲令魁多士以第
二人開封王昂為榜首 夏四月壬戌御筆韓琦弼亮
三朝功在王室眷其後嗣宜有寵褒朝請大夫鴻臚純
彥力學有文早登賢科揚歷中外靖共日著可特除顯
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 五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廣
安軍草澤安堯臣上書曰天生北狄限以沙塞自適其
俗不通中國者狄之常也今乃遣使乞憐非畏吾也盖

邊境之上未有可乘之釁陛下將啓燕雲之役異日唇
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隙狼子野心安得不蓄其銳而
伺吾隙以逞其所大欲耶臣又觀自古國家之敗未嘗
不由宦者專政此曹手執帝爵口銜天憲則臣下之死
生禍福在焉請以誤國之大者借童貫而論之貫起自
卑微陛下付以兵柄汲引羣小易置將吏以植私黨自
兵權歸貫紛更殆盡賞罰不明兵氣委靡中外之人咸
謂貫深結蔡京同納燕人李良嗣以為謀主共唱北伐

之議經營之久國用匱乏乃始方田以增常稅均糴以
充軍儲茶鹽之法朝行暮改民不奠居陛下苟能速革
其弊則赤子膏血不為此曹涸也劉蕡謂自古宦者預
軍政未有不敗國喪師者史臣亦謂宦者亂人之國其
源深於女禍陛下何苦暱之

講義曰當天下太平之日無以娛悅人主聳動天下
惟有恢拓一事耳故用事之久則必至於用兵生事
蔡確欲固其寵則興靈武之師王珪患失其位則贊
永洛之役章子厚之於遼鄴蔡京之於青唐洮河皆
是謀也然皆求逞於西而未嘗開釁于北也貫攸何
人哉敢以蚊負山耶然致靖康之禍不在於取燕而

在於不能取燕使契丹政令猶強社稷猶固我將伸宿憤勞累戰雖得燕薊而民怨財竭內潰外叛若此而謂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可也今天祚地喪於外位奪於內竄在夾山死在朝夕其國滅矣因時拯亂湯武之業也疆理天下舜禹之政也紀律頗嚴將帥頗厲乘時以取全燕合漢唐之遺民何為不可然契丹以燕遼全盛之力而滅於女真崛起之兵我以關陝驍悍之師而敗於契丹垂盡之將遂藉女真納賄以巨百萬計所買者山前六郡之空城耳是全燕之地吾不能取彼能取之吾既不能取吾又從而取之此彼之邀索所以無已也故靖康之禍不在於取燕而在於取燕之非人得燕之無道而不能取燕也

辛亥太白犯權星 八月丙辰月犯房 阿固達稱

皇帝改元天輔以其國產金故國號大金即遣使詣天

祚議和所求凡十事天祚付南北面大臣議蕭奉先等喜以為自此無患矣請許之 九月庚辰朔流星自斗魁向東南有尾迹照地 是月掖庭大火 閏九月癸亥熒惑犯進賢 冬十月己卯朔太白晝見 十一月御筆比緣大臣建議恢復燕雲故地安堯臣遠方書生能陳歷代興衰之迹臣僚咸謂毀薄時政首沮大事乞重行竄殛朕以承平日久言路壅蔽敢諫之士議加爵賞堯臣許用安惇遺表恩澤令吏部先次補承務郎

壬申太白犯天江

己亥宣和元年春正月詔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為仙人
大士僧稱德士行者稱德童而冠服之但道冠有徽德
冠無徽又以寺為宮院為觀尋改女冠為女道尼為女
德明年詔復舊 乙卯月犯填 二月癸未老人星見

三月安州孝感縣獲古鼎六蔡攸驗其疑識有云王
伐虎方之年實始作器虎方蓋西域也陛下屢問罪夏
人此鼎歷歲三千一旦自發比漢汾睢所獲誠為超冠

詔許百官表賀 天祚惡聞女真事蕭奉先揣其意皆

不以聞明年五月上京破和議遂已後天祚雖復請盟

阿固達皆不報 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丙戌日

有赤黃冠氣 五月乙亥歲星犯斗 大水高十餘丈

犯都城

蔡條曰水未作前雨數日如傾及霽開封縣前茶肆
人家晨起拭牀榻暗若有大犬蹲其旁質明視之龍
也其人大叫而倒遂為作坊兵士衆取而食之不敢
奏都人皆圍畫傳玩其身僅六七尺若世所繪龍其
鱗作蒼黑色然驢首而兩頰如魚頭色正綠項有角
一極長於其際始分兩歧焉有聲如牛攷諸傳記則

實龍矣後十餘日大水至又云既大雨龍降後一夕五鼓西北有赤氣數十道亘天犯紫宮北斗仰視星皆若隔絳紗初起時折裂有聲然後大發後數夕又作聲益大格格且久其發更猛而赤氣自西北數十百道其中又間以白黑二氣然赤氣尤多自西北俄及東北又延及東南其聲亦不絕迨曉而止後復大水條時切以謂與丙午及北齊末占同後事驗亦甚明

六月起居郎李綱奏積水暴集淹浸民居迫近都城誠大異也此誠陛下寅畏天戒轉詢衆謀之時周官於國危則有大詢之禮伏望特詔在廷之臣各具所見以聞擇其可採者非時賜對特加驅策施行詔都城外積水

緣有司失職隄防不修即非災異李綱所論不當罷起居郎 八月老人星見 上既遣使從海上與女真結約共圖契丹高麗一旦忽上奏以其王病求醫上命擇二良醫往館醫甚勤日久引醫視其用兵布陣禦敵之方曰聞天子將用兵遼人實兄弟國苟存之猶足為中國扞邊女真乃狼虎不可交也不得已願二醫悉紀布陣禦敵之狀告諸天子早為之備所以求醫者正懼泄則為小國之患矣事既聞上不樂命中使諭曰命汝為

醫乃敢預國家事乎 九月癸亥熒惑犯壘壁陣 十

一月戊辰遣監察御史周武仲察訪淮南先是臣僚上

言淮東大旱下戶流離康衢之間百錢賣一兒斗粟易

一女父不能保子夫不能保妻而部使者安坐畧不介

意而武仲有此命 大學生鄧肅進詩諷取東南花石

坐屏出學押歸本貫肅南劔州人也 放林靈素歸溫

州先是京城大水遣靈素禳之不驗靈素又嘗衝太

子節不避太子擊之訴於上上遂厭之乃逐去 十二

月癸酉朔刑部尚書宇文粹中進對如放欠負一事自來朝廷黃紙放監司白紙催之語上曰白紙催正做得抗敕待令覺察編置監司數人便可止絕令百姓受實惠是歲正字曹輔編管柳州時車駕輕出朝士大夫寒心莫敢言者輔慨然上書奏上出示宰執令召赴都堂審問太宰余深曰小臣敢論許大事輔曰臣有大小愛君之心一也深曰如言敵兵起於軫下無乃太峻否少宰王黼曰有是事乎輔曰茲事雖里巷細民無不知

者相公當國獨不知耶魯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惡其侵已以聞上令與遠小監當既而編管郴州居郴六年兩遇恩沛王黼當國不得移命輔怡然不以介意

朱勝非云上皇自政和以來為微行每出乘肩輿並無呵衛前後數內臣導從而民間指目為小轎子置行幸局主供帳飲膳等局中人遇出即稱有排當次日不歸即傳旨稱瘡瘍不坐朝閤門等處日有探候聞有排當即知必出聞不坐朝即知不歸卒以為常始猶外人未盡知因蔡京草表云輕車小輦七賜臨幸邸報傳四方盡知之矣靖康初召輔為言官遷簽書樞密院次年卒於南都

庚子宣和二年春正月己酉月犯畢 二月壬申朔歲

星犯壘壁陣 乙亥遣趙良嗣王瓌使金國仍以買馬
爲名其實約阿固達夾攻契丹取燕雲舊地夾攻之約
盖始乎此 辛巳老人星見 五月趙良嗣王瓌等至
薊州會阿固達已出分師三路趨上京引良嗣觀攻城
不旋踵而破 丁巳祀地於方澤 丁卯朱夢說坐上
書論事編管池州 六月丁丑太白晝見 庚寅流星
出氐入天市垣 秋七月辛亥月犯牛 九月巳酉日
有赤黃戴氣 冬十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己卯太白

熒惑犯亢 睦州青溪縣有洞曰幫源羣不逞往往囊
橐其間方臘者因以妖術誘之克黨稍集是月丙子殺
里正縱火大掠從之者幾萬人 十一月戊戌朔方臘
僭改元永樂以其月為正月 己亥少傅太宰兼門下
侍郎余深為鎮西軍節度使依前少傅知福州 癸卯
詔侍御史陳堯臣論事不當語言狂妄送吏部與監當
差遣 十二月辛卯月犯東咸

辛丑宣和三年春正月丁酉朔領樞密院事童貫為江

浙淮南等路宣撫使 戊申熒惑犯斗丙辰熒惑入斗

二月壬午月犯角 庚申御集英殿賜何渙等及第

出身同出身六百三十一人 是春日有變忽青黯無

光其中汹汹而動若鉦金而湧沸狀日旁有青黑正如

水波周回旋轉將暮而稍止是時睦賊方作人多憂之

以謂禍難必未已也 夏四月盜起睦州中丞陳過庭

論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又劇論朱勔父子本刑餘

小人罪著賄盈皆宜正典刑以謝天下遂奪職知蘄州

未幾散州安置 王稟辛興宗楊惟忠生擒方臘於幫
源山東北隅石澗中并其妻孥兄弟偽相侯王三十九
人振旅赴杭州宣撫司方臘雖就擒而支黨散走浙東
賊勢尚熾 是月汝州梁縣民邢喜家牛生麒麟 五

月改睦州建德軍為嚴州遂安軍 丙午錫貢士聞喜

宴於瓊林苑賜御製詩 月入氐 童貫奏生擒方十

三等平蕩賊洞了畢上表稱賀 八月癸巳朔老人星

見 己亥太白犯勾鈴 丙辰方臘伏誅

壬寅宣和四年春正月壬申熒惑犯天街 二月辛丑
太白犯壘壁陣 三月金人初以正月癸酉陷中京天
祚奔夾山李處溫謀立燕王淳淳於天祚為從叔號天
錫皇帝遂廢天祚為湘陰王遼國自此分矣朝廷遂遣
童貫勒兵十五萬巡邊仍以御筆三策付貫五月童貫
駐軍雄州种師道屯白溝癸未我師敗於蘭溝上聞師
道敗亦甚懼遂詔班師

講義曰世之言宣和之失者曰遼不可攻女真不可
通燕不可取藥師不可任張覺不可納然皆非根本

之論也。蓋在慶曆景德之時，遼勢之方強，故未有可乘之機。至天祚失道，內外俱叛，而已有可取之釁。則攻遼非失策也。女真固不可遽通，然以方張之勢，斃垂盡之遼，他日必與我為鄰。則通女真亦未為失策也。全燕之地，我太祖百計而不能得，太宗百戰而不能克。取今也，燕弱攻昧，可以收漢晉之遺黎，可以壯關河之大勢。則燕亦在所當取也。郭藥師以涿易來降，則以燕人守燕亦可也。平州乃燕之險，張覺以平州來，則撫之亦可也。不知中國之見輕於夷狄久矣。女真初未知中國之虛實，吾之使者泛海屢至而遂為其長所辱，則既輕於始矣。及議山後地，尼堪猶曰：「南朝四面被邊，若無兵力，安能立國。」如此強大自郭藥師已降之後，遼人垂滅之國亦足以覆官軍。觀金人告馬擴之言曰：「劉延慶一夕而遁，汝觀我家用兵有走者，否則中國之見輕於敵，非一事。使當時不通女真，不攻遼國，不取燕山，不任藥師，不納張覺，其能

保全金人不入寇乎蓋當時之患不在外而在內不在女真而在中國小人用事自熙寧至宣和六十年奸倖之積熟矣星犯帝座禍敗在目前而不知寇入而不罷郊祀恐礙推思寇至而不告中外恐妨恭謝寇迫而不撤綵山恐妨行樂是小人之為禍也童貫之使遼也遼人笑曰大宋豈乏人乃使內臣奉使耶女真將敗盟朝廷遣使者以童大王為辭尼堪笑曰汝家更有人可使否是宦官之為禍也數至燕而燕降至河北而河北之軍潰至河南而河南之戍散此兵將之為禍也置花石綱而兩浙之盜起科免夫錢而河北京東之盜起此盜賊之為禍也自古未有內無釁隙而外有敵國之禍者景德之兵慶厯之寇所以不能為深入之謀者以內無釁隙啟之也宣和之間在內之釁隙不一則女真固有所負而至耳縱使當時無女真之禍亦必有小人宦者兵將盜賊之禍矣

是歲四月貫始出師白虹貫日出門而牙旗竿折至
蔡攸再出師有少保節使與宣撫副使二認旗從後次
日二認旗皆失之又出師連數夕有流星大若杯椀自
紫微文昌出不一所或犯天津河鼓越天漢斗牛亦不
一所皆向南奔曳光如匹練每夕數十流至夜半方漸
踈十餘夕皆然蔡條密白其父曰以此占懼如西晋象
實令人憂疑京亦動色然太史皆不奏又方用兵雄州
地大震雄之正寢忽玄武見龜大如錢朱蛇僅若筋貫

攸拜之藏以銀合置於真武廟明日俱死又馬生兩角
長各三寸及四足皆出距方以為龍馬貫以進御獨上
識而甚不樂也 秋七月戊辰月犯建 八月庚戌月

犯填 九月丁巳朔詔宋昭上書狂妄除名勒停送廣
南編管以為妄議朝政之戒昭書云蕃人之性不可以
信義結滅一弱敵而與強敵為鄰恐非中國之福徒為
女真之利耳且北敵雖夷狄然謹守盟誓不敢妄動者
知信義之不可渝也本朝與北敵通好百有餘年一旦

敗之女真能果信其不渝乎異日女真決先敗盟為中國患必矣此理之必然事之必至雖使伊周復生不能易此議也 乙丑契丹易州守高鳳等以易州降契丹

都管押常勝軍涿州留守郭藥師以涿州降 十一月

丙辰朔流星出王良至紫微垣內上輔星有尾跡照地

癸酉月犯權星 十二月丙戌金人入燕蕭氏出奔

童貫蔡攸再舉取燕不能下懼無功獲罪密遣王瓌由

飛狐路禱金國主令圖之瓌見金國主具言貫攸兵已

壓境不敢擅入乞如約夾攻金國主定議分三道進軍
時馬擴隨軍行國主謂擴曰契丹疆土我得十九矣止
燕京數州之地留與汝家我以大軍三面掩之令汝家
俯拾猶不能收我初聞南軍到盧溝已有入燕者我心
亦喜縱令汝家取之我亦將斂軍歸國近却聞劉延慶
一夜燒營而遁何至此耶汝家似此喪師從來有何誅
責擴云兵折將死將折兵死劉延慶敗雖貴亦誅阿固
達云若不行法何以使人一兩日間に關汝觀我家用

兵有走者否是日入居庸關晡時到燕蕭后聞居庸失
守夜率契丹蕭幹等車帳出城行未五十里金人遊騎
已及城前軍已登城矣於是左企弓宰相等皆迎降金
國主遣馬擴歸獻捷

癸卯宣和五年夏四月乙巳童貫等言四月十七日躬
領大軍入燕山府撫定軍民布宣聖澤具表稱賀 五

月甲寅太白犯鬼 己未御文德殿以收復燕山府雲
中府兩路羣臣稱賀賜王黼玉帶 是月金國王阿固

達卒弟烏竒邁立 秋七月甲子月犯牛 八月辛巳
朔太史言日當食不食 壬午歲星犯井 是月燕山
府路轉運使呂頤浩落職降官頤浩嘗奏燕山一路開
邊極遠其勢難守雖窮天下之智盡天下之力竭天下
之財必無以善其後又條上河北燕山路危急五事詔
頤浩所奏意有包藏情不可貸御筆令頤浩赴宣撫司
出頭供伏軍令狀 九月癸丑詔王安中知燕山府詹
度郭藥師同知藥師及燕人終不改其左衽時人竊比

之祿山 巳未熒惑犯司怪 冬十月乙酉雨水冰

十一月丙寅幸王黼賜第觀芝草

史臣曰王黼專結梁師成既為相蒙賜大第於城西
開便門與師成宅對街以相往來及燕告功黼益得
意乃妄託言家之屏風生玉芝上為臨幸賄黼之堂
閣張設寶玩山石侔擬宮禁喟然嘆曰此不快活耶
若太師居處糞壤坑耳太師謂蔡京也時上既幸黼
第又設便門過師成復來黼家駐蹕因大醉黼自傳
旨支賜命放散侍從百官於是禁衛諸班直爭願見
上始謝恩不肯散因大詢詢師成與譚稹乃扶持上
而出面諭之上醉不得語矣復入夜漏十五刻乃開
過龍德宮復道小墻謂鹿寨門者以還內宦者十餘
人執兵接之而去三衛衛士無一人得入者是夜諸
班禁從皆集教場備不虞幾生變翌日猶不御殿殆

半日人心始安祖宗
以來臨幸未之有也

庚午太白犯房 十二月己巳月入氐 是月京師地

震

甲辰宣和六年春正月甲子上元節御樓觀燈簾幕重
密下無由知衆中忽有人躍出黑色布衣若僧寺童行
狀以手指簾謂上曰汝有何神而敢破壞吾教吾今語
汝報將至矣上怒甚命中使傳旨治之於是箠掠亂下
又加炮烙畧不語亦無痛楚狀因又斷其足筋俄施刀

嚙肉血狼籍上大不怡為罷一夕之權至暮終不得為
何人付獄盡之 巳巳月入氏 是月京師地震 二

月辛丑承事郎楚州居住陳瓘卒

史臣曰范純仁晚年留意人才或問其所儲蓄人才
可為今日用者答曰陳瓘又問其次曰陳瓘自好也
宣和末或問游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酢曰陳了
翁其人也劉安世亦嘗因瓘病使人勉瓘以醫藥自
輔云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將用也瓘
通易數自謂與邵雍之數合至如國家中興之事往
往嘗預言之其彈蔡京之疏云絕滅史學一似
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驗其言於今也悲夫

閏三月庚辰熒惑犯五諸侯 庚子御集英殿策試

進士 夏四月癸丑賜沈晦等及第出身同出身凡八
百五人 六月辛酉月犯壘壁陣 八月乙巳朔金人
怨朝廷納張穀遂攻蔚州絕山後交割意 九月丙戌
楊時為校書郎及對力陳儆戒之言上首肯之曰卿所
陳皆堯舜之道宜在經筵朝夕輔朕即除通英殿說書
庚寅手詔以金芝產於艮嶽萬壽峯宜改名壽嶽

朱勝非云上皇於宮城東北起景龍門複道通禁中
每歲冬至後即放燈自東華門以北並不禁夜徙民
市行舖夾道以居縱博群飲至上元後罷謂之先賞
又於次東建寶錄宮宮後累石為山以其在艮方也

號艮嶽又改稱壽嶽運四方花竹奇石積累二十餘
年山林深高千巖萬壑麋鹿成群樓觀臺殿不可勝
計最後朱勔於太湖取巨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
以千夫鑿河斷橋毀堰拆閘數月方至京師賜號昭
功專慶神運石是年初得燕地故也勔緣此授節度
使靖康元年冬虜騎再犯闕圍閉日久折屋為薪鑿
石為砲伐竹為筴籬
惟大石基址存焉

丁亥月犯畢 十一月丙子太白晝見 十二月癸

亥蔡京落致仕領三省事五日一赴朝請至都堂治事

是歲都城有賣青果男子孕而誕子蓐母不能收易

七人始免而逃去又有酒肆朱氏子其妻忽生髭其人

可四十餘髭鬣長僅六七寸踈秀甚美宛然一男子特
詔度為女道士

乙巳宣和七年春正月辛丑故遼國主天祚為金人所
擒削封海濱王後踰年而卒 六月戊午劉安世卒

呂本中雜說崇寧間蔡京每謂人如劉安世使搗碓
磨磨亦只說元祐是也京執政久亦時有長者之言
嘗有乞將元祐臣僚編置遠惡州郡者京曰
元祐人本無大罪止是不合改先帝法度耳

八月有都城東門外鬻菜夫負擔至宣德門下忽迷
罔釋荷擔向門戟手而言曰汝壞吾社稷矣太祖皇帝

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尚宜速改也邏卒捕得下開封獄
一夕已省則不知向所云為者時於獄中盡之 九月

壬辰熒惑犯鬼 是日金人以天祚成禽遣李孝和王

永福來告慶詔宇文虛中高世則館之其實敵將舉兵

以覘我也 秋有狐由艮嶽直入中禁據御榻而坐詔

毀狐王廟 冬十月辛丑土星入太微垣 戊子有流

星尾跡照地如盞口大 十二月金人陷薊州接伴賀

正使傅察為所殺先是金人未渝盟朝廷以故事遣察

迺使人於薊州玉田縣韓城鎮察至界上敵愆期不至
韓里雅布擁大兵遽入寇遂執察等責令投拜蔣噩以下
羅拜臣服察獨不屈敵以兵脅之察亦不顧金帥曰我
以南朝天子失德故來弔伐察曰主上明若日月四海
拱戴胡欲敗盟以此為兵端耳然自古之戰以曲直為
勝負南北敵國亦安知爾非送死哉我有死而已膝不
可屈也金帥大怒察死之 已巳童貫遁歸京師初貫
得越茹牒計無所出託以赴闕稟議請太原帥張孝純

諭意孝純愕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支
梧今去人心搖是將河東與賊河東失河北亦豈能保
耶願少留共國報國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未必便
能拔也貫怒目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臣必欲留貫置
帥何為此行至京當即以兵來援孝純撫掌歎曰平時
童太師作多少威重及臨事乃畏怯如此不思身為大
臣當以死排難止欲奉頭鼠竄何面目見天下士乎貫
不聽翌日行用九日至京師 郭藥師以燕山叛執安

撫蔡靖運使呂頤浩副使李與權提舉官沈瑄等金人既欲犯盟自秋冬探報甚密然中外多不知也蔡靖亦密奏凡百七十餘章至言朝廷若以為不實則乞早賜重行編置然終不報十一月斡里雅布之軍壞燕山府鹽場斡里雅布至燕山郭藥師率軍官郊迎之

初蔡攸從中力主藥師每以為忠信無比故終不為之備於內地畧無防禦亦屢有人告變又沿邊巡檢楊雍者得其通金人書繳上之皆不省初靖揣藥師常勝軍之情故常勉藥師以忠義及知金人點集將寒盟屢奏皆不報無如之何故因其出師迺餞於野對其大軍設案望闕焚香拜舞始語藥師曰對諸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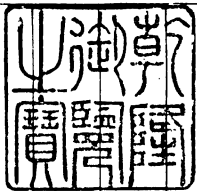
在此今日之事相公豈可負趙皇恩耶願勉旃藥師亦領畧然無益也是月壬寅詹度猶奏郭藥師瞻視不常趣向懷異蜂日鳥喙怙寵恃功兼常勝軍暴掠燕子女攘奪民舍藥師縱之不復彈壓詔梁沂盧宗原體究而藥師已叛矣藥師既叛報至京師上左右不欲人聞知乃共匿其報但曰藥師被圍矣

金人南犯朔武之境朔州守將孫翊者勇而忠出與之戰戰未決漢兒開門獻於金人既至武州漢兒以為內應遂失朔武長驅至代州守將李嗣本率兵拒守漢兒又擒嗣本以降遂陷代州 巳酉知中山府詹度奏金人分道入寇是日連三奏至京師朝廷失色 尼雅滿

引兵圍太原知朔寧府孫翊來救兵不滿二千與金人
戰於城下張孝純曰賊已在近不敢開門觀察可盡忠
報國翊曰但恨兵少爾乃復引戰數日五兵皆盡為金
人所殺 月入太微垣 庚申上禫位於皇太子手詔
皇太子桓可即皇帝位凡軍國庶務一聽裁決予當以
道君號退居舊宮丙寅上道君皇帝尊號曰教主道君
太上皇帝 是歲十一月祀南郊禮畢降壇而得邊報
及上還御郊宮之端誠殿時天未明百辟皆賀忽有鴉

正鳴於殿屋之上與贊拜之聲幾若相應和異常聞者
駭之時已報金人寒盟 元豐之末嘗有物大如席夜
見寢殿上而神廟登遐至元符末又數見而哲宗厭代
自大觀間漸晝見政和已後遂大作形廣丈餘狀髻鬚
如龜行動硜硜有聲黑氣蒙之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後
習為常宣和末寢少出而亂遂作此為黑昔宣和二三
年春夏之際洛陽府畿間忽有物如人或如犬其色黑
不能辨眉目始夜則出掠小兒傷食之後雖白晝因忽

在人家有力者夜必聚執槍棒而為之衛如是二歲乃
息甫三年則北征事起此亦黑眚也



宋史全文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全文卷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裴謙履勛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張曾欽

謄錄監生臣張鴻仁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文卷十四

宋徽宗

庚辰元符三年正月己卯夜漏未盡宰臣執政會門下
省黎明詣內東門宣召入會通門至福寧殿皇太后曰
大行皇帝無子天下事須早定惇厲聲曰在禮律當立
同母弟簡王皇太后曰神宗皇帝諸子申王雖長緣有
目疾次即端王當立惇又曰論長幼則申王為長論禮

律則簡王當立皇太后曰俱是神宗之子豈容如此分別於次端王當立徽宗乃即皇帝位詔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詔大行皇帝皇后號元符皇后 二月吏部侍郎徐鐸知貢舉給事中趙挺之寶文閣待制何執中起居郎吳伯舉同知貢舉 知開封府吳居厚因奏對言陛下即政之初京師有妄議朝政者當行止絕乞增置邏者上曰及朕躬否居厚曰雖不敢指斥然傳播朝廷陞黜將大有更張其語不根上曰如及朕躬容朕修

省居厚慙謝而退 曾布因言青唐之事全是章惇力
主此議紹聖以來措置邊事無不如意臨了作此一事
至今狼狽了當不得 壬寅大行皇帝殯于福寧殿之
西階甲辰太后曰皇帝年長聖明本不須同聽政但以
再三不得已從所請比俟殿殯便欲退處今至祔廟亦
黽勉也先丞相最被遇真皇先一年薨不及策立仁宗
相公等必知先丞相事業舊嘗見父言慈聖盛德然還
政亦差遲至今記得此語以此不遑自安如此庶幾不

違父教不辱先相門風又俗諺云彼殺不如自殺不成更待他時教他人有言語後還政何如先自處置為善衆皆稱頌 己酉知南安軍邢恕為龍圖閣待制知定州 詔以新除吏部尚書韓忠彥為門下侍郎新除資政殿學士黃履為尚書右丞忠彥陳四事以裨新政其一廣仁恩其二闢言路其三去疑似其四謹用兵 詔管勾御藥院郝隨劉友端與外任宮觀以近年禁中修造華飾過當故也 癸亥復范純仁劉奉世呂希純王

覲吳安詩韓川唐義問並分司南京純仁光祿卿居鄧
州奉世少府監居光州希純少府少監居唐州覲光祿
少卿居和州安詩少府少監居澧州川少府少監居隨
州義問屯田員外郎居安州又詔呂希哲管勾明道觀
呂希績管勾崇福宮呂陶提舉玉局觀蘇軾移廉州蘇
轍移永州劉安世移衡州秦觀移英州程頤移峽州鄒
浩監袁州酒稅黃庭堅添差監鄂州在城酒稅 三月
權發遣洛州龔夬為殿中侍御史權發遣衛州陳瓘為

左正言添差袁州酒稅鄒浩為右正言用曾布韓忠彥黃履所薦也上極稱浩且謂布曰浩擊章惇文字待降出布因言言路得人中外孰不鼓舞唯章惇蔡卞不爾爾 庚寅敕下禮部放正奏名進士李釜以下五百六十一人第一第二等賜及第第三第四等賜出身第五等賜同出身 辛卯詔太史前告天將動威日有食之期在正月變異甚鉅殆不虛生應中外臣僚以至民庶各許實封言事在京於合屬處投進在外於所在州軍

附遞以聞 丙申章惇上大行皇帝陵名曰永泰陵詔
恭依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百官守局日官言辰初食
西北四分至巳五刻而復 新知太原府蔡京依前翰
林學士承旨是日曾布再對力陳京卞懷姦害政羽翼
黨援布滿中外善類義不與之並若京留臣等必不可
安位上慰諭曰無他皇太后但且欲令了史事以神宗
史經元祐毀壞今更難於易人爾曾布獨對上曰封事
已百餘軸盡言章惇於定策之際罪惡固不待言蔡卞

陰狡害政紹聖以來傷害人物多出於下其罪更大於
惇布曰陛下分別忠邪如此則臣雖退歸山林死亦瞑
目至簾前亦具以此陳之後三日上又曰言惇卞者已
二三百軸 庚戌以皇長子生輔臣稱賀 月犯東咸
丙辰熒惑犯填 丁巳詔天祐子家挺生上嗣國有
大慶賚及多方解網恤辜何俟終日范純仁下項官與
宮觀差遣外州軍任便居住 中丞安惇罷知潭州先
是陳瓘言陛下欲開言路首還鄒浩取其有既往之善

可謂得已試之才安惇尚緣往事論浩罪惡欲寢已成
之命自明前舉之當其說以為先朝之事且當遵承國
是所繫不可輕改豈有事事不改而可以謂之善繼天
下皆非而可以執為國是乎鄒浩既來惇可去矣惇聞
瓘章已出亦自請去故有此命 瓘又言國是之說孫
叔敖戰國一時之事然其言曰夏桀商紂不定國是而
以合其取捨者為是不合其取捨者為非則是孫叔敖
之意亦不敢以取捨之私而害天下之公是非也因錄

國是故事上之

講義曰國論之無所主非也國論之有所主亦非也
國無定論固不可以為國然使其主於一說則人情
視此以為向背人才視此以為去就人言視此以為
是非上之政令下之議論皆遷就而趨之甚矣國是
一言之誤國也夫國以為是即人心之所同是也又
安有衆之所非而自以為是使人皆不得於國是之
外者此特孫叔敖之妄論唐虞三代孔孟之明訓初
無是也秦漢至五代其言未嘗用也本朝自建隆至
治平其說未嘗有也自熙寧王安石始有是論而紹
聖之蔡卞崇寧之蔡京皆祖述其說而用之熙寧以
通變為國是則君子為流俗矣紹聖以紹述為國是
則嶺海之間皆逐臣矣蔡京之國是又為豐亨豫大
之說而已則立黨石刻黨碑凡所托以害君子者皆
以國是藉口曰此神考之意安石之說也縉紳之禍

多歷年所豈非一
言可以喪邦乎

陳瓘言陛下改用大臣明示好惡卞則安坐而不動
惇則備禮以求去立其私說變亂名實為國政之害大
者有三一則以繼述神考為名違其說者謂之不孝而
實有負誣之心二則以厚於先帝為名違其說者謂之
至薄而實有輕欺之意三則假經義之糟粕竊安石之
緒餘依語而行蔽惑上下謀發於蔡卞之心事成於章
惇之手脅持上下果斷必行此二人者外示睽間而心

不相忘有急則相應自然必致之理也 五月貶濰州團練使前知湟州王贍為諸衛將軍房州安置姚雄奏稱青唐邈川始因王贍貪功生事招誘羌酋收復窮遠之地費財勞師連歲不解上疑貶贍太輕太后曰自此必寧靜矣 癸酉詔近經登極大赦及累降赦宥中外臣僚無不甄叙唯瑤華廢后未復位號理所未安令三省樞密院同詳議聞奏乙亥瑤華以犢車四還禁中至內東門皇太后遣人賜以冠服令易去道衣乃入中外

聞者莫不懽呼丙子制廢后孟氏可復為元祐皇后
上諭曾布蔣之奇曰臺諫攻蔡卞已十餘章如何得卞
知今自圖去就皆莫敢對上曰只說與章惇則卞自知
矣惇欲召吳伯舉往諭之已卯共奏遣伯舉上遣伯舉
諭旨卞遂草表乞宮觀布又言卞之去固已定然外議
皆以京進為憂上默然忠彥翌日留身具道京不可進
上曰本無用之之意但於簾前更開陳太后曰相公第
安心必無此忠彥退以語同列皆相慶 己丑詔追復

文彥博等官 辛丑月犯昴 是日龔夬論蔡京詔送

三省訖不行韓忠彥曰上恐人言未已兼來者必紛紛

也甲午陳瓘上殿再論章惇又論蔡京罪狀上以為京

與卞不同瓘極陳乃稍然之 六月癸卯月犯熒惑

丁未制曰龍圖閣待制邢恕操心傾危雅意傳會造為

光語上累宣仁使光公著被凶悖之名蒙竄殛之罪欺

天誤國職爾之由今朕既申彼之寬還其爵秩則爾罪

惡何詞以逃可依前官守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均州居

住 曾布言元祐之人憤嫉熙寧元豐之人一切屏斥
已失之偏紹聖用事者又深忿元祐之人故竄斥廢黜
無不過當其偏則又甚矣今日陛下欲以大中至正之
道調一兩黨則但當區別邪正是非處之各得其所則
天下孰敢以為非者臣累聞聖諭及皇太后亦曾宣諭
亦謂是者則用不是者則不用更不必分別此時彼時
若人臣皆能體此意則無不當矣 秋七月己巳熒惑
歷氏星犯房星太白犯角距星 范純仁為觀文殿大

學士中太一宮使蓋將以為相也時純仁在南京已病矣辛未熒惑在房心之間壬申以皇太后罷同聽政族屬姻戚遷秩命官者凡三十三人豐稷陳師錫言仁宗問輔臣或謂先朝詔令不可輕改信然乎王魯曰此儉人惑上之言也咸平中刪太宗詔令十存一二去煩密之文以便於民何為不可仁宗然之由是觀之朝廷之法消息盈虛與時偕行何常之有哲宗親政召章惇為宰相惇用羣小合姦謀害元祐忠賢司馬光呂

公著等變亂神考法度謂之不忠不能紹述謂之不孝
以此激怒先朝此王曾所謂儉人惑上之言也惇編類
臣寮章䟽擇其切直不諱之言謂之訕上謂之指斥臣
觀書見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周公戒成
王曰無若商王紂亦可謂之訕上乎亦可謂之指斥乎
惇又以章䟽語言不足為大惡乃持文及甫邢恕之私
言輒誣光等謀廢立為不軌無狀可按無迹可尋一切
以意為之惇當國七年竊持威柄禍福天下勇於害賢

敢於殺人臨大變訂大事包藏陰謀發為異議陛下尚
優容之乎祖宗怒懣久矣今付陛下震之上帝怒懣久
矣今命陛下誅之陛下何憚而不果邪 己卯熒惑自
房心之間上行月犯天陰 八月乙未朔秘書少監鄧
洵武為國史院編修官從蔡京之薦也給事中葉濤龔
原相繼駁奏 陳瓘言近言山陵使章惇奉使無狀以
致哲宗大升舉陷濼不前乞依唐李珣故事先次行遣
未蒙施行 丙申太白犯亢 九月甲子朔左僕射章

惇上表乞罷政詔荅不允上謂輔臣曰朕不欲用定策
事貶惇但以扈從靈駕不職坐之餘事候有人理會別
議行遣韓忠彥曰例當放辭謝上曰不必爾令庭下辭
謝而去可也 庚辰詔陳瓘累言皇太后尚預國事其
言虛誕不根送吏部辛巳添差監揚州糧料院 癸未
月入井 甲申知江寧府蔡卞落職提舉洞霄宮龔夬
言蔡京與卞表裏相濟天下共知其惡播於民謠云二
蔡二惇必定沙門籍沒其家禁錮子孫又云大惇小惇

入地無門大蔡小蔡還他命債伏望博加採訪以辨忠邪 丁亥瓘知無為軍時瓘已出國門即露章辭免曰臣所望者當以流竄蔡京為急不當以移臣差遣為先也詔不許辭免 太白犯斗杓第二星 冬十月丙申蔡京知永興軍上曰陳瓘極不可得前日遣人送黃金百兩瓘受賜泣下 新知越州章惇潭州安置徐勣為制曰處心忮忍賦性陰邪凡陳開導之言無非殺伐之事陰挾仇怨妄肆中傷或稱謀危上躬或託謗訕宗廟

擯除禁近視若孤豚排斥縉紳弃如斷梗投之荒裔肯
使生還殺戮無辜道路以目 壬寅知樞密院事魯布
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戊申月食畢 先是魯
肇進對白上臣兄傳旨令草詔戒內外以持大中至正
之道上曰只是神宗法度當固守人材則無彼此惟是
者用之肇對欲云政無新舊惟義理是守人無彼此惟
賢材常用又曰陛下當先分別君子小人然後可行大
中至正若君子小人未分別則中正之道恐未易行上

領之而已 十一月癸亥朔右正言陳祐言知大名府
林希以黨附權要託意詞命陷害元祐臣僚所草呂大
防責詞皆務求合章惇之意肆言醜詆不問是非至有
老奸擅國之語乙丑詔希落端明殿學士知揚州 庚
午詔自來年正月一日改為建中靖國元年或謂建中
乃唐德宗奉天時年號上曰梁末帝禪位年號太平太
宗不以為嫌也 陳次升言蔡卞備位兩府陰肆奸謀
竊弄賞罰專報恩讎人有譽其妻父之美者極力主張

寘之顯要如有議其妻父之短者指為誹謗宗廟置之
深刑時人目為笑面夜义壬申蔡卞降中大夫依前分
司移池州居住 十二月月犯司怪

辛巳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癸亥流星自西南入尾抵
距星其光燭地 范純仁卒遺表言伏願陛下清心寡
欲約已便民達孝道於精微擴仁心於廣遠深絕朋黨
之論詳察邪正之歸又言若宣仁誣謗之未明致保佑
之憂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陵實謂之當然

又言臣所重者陛下上聖之資臣所愛者宗社無疆之福苟斯言之可采則已死而猶生上聞訃痛悼賜其墓碑曰世濟忠直純仁性夷易寬簡嘗曰吾平生好學得之忠恕而已自為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俸賜悉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踈族沒之日幼子五孫皆未官曾肇嘗曰使純仁之言行於熙寧元豐時後必無紛更盡用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大臣讎復之禍云 任伯雨言去年四月朔今年正月朔莫夜赤氣起於北方光燄亘

天又有黑氣在下漸衝西方散而為白咎證之來其異
如此伏願陛下用忠良黜邪佞正名分殛奸惡使陰邪
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變異之起可轉為休祥矣

己巳月犯星 甲戌皇太后崩于慈德殿丁丑祔葬永
裕陵諡曰欽聖憲肅皇后 趙挺之為御史中丞任伯
兩言挺之始因章惇進既諂事蔡下及卞黜責又諂事
曾布出入門下殆無虛日故士論以其觀望險詐號為
移鄉福建子伏乞特加審察其言 是月甲戌遼國主

道宗耶律洪基卒延禧即位號天祚改壽昌七年為乾

統元年 二月己亥月犯鉞 癸卯月犯軒轅右角

丁巳詔潭州安置章惇責授雷州司戶參軍自外置先
是左正言任伯雨言章惇迷國罔上毒流縉紳又風聞
敵使言敵主去年喫食次聞中國貶黜章惇敵主不覺
放匕筋跳起曰甚好甚好南朝錯用此人敵使又曰何
故只如此行遣以此觀之惇之奸凶不獨孟子所謂國
人皆曰可殺雖四海九州夷狄蠻貊莫不以為可殺也

三月戊寅知無為軍陳瓘為著作佐郎實錄院檢討
官吏部員外郎晁補之為禮部郎中仍兼檢討官先是
提舉實錄院韓忠彥奏陳瓘晁補之皆有詞學堪備史
職故有是命 陳瓘奏伏聞王安石日錄乃人臣私錄
之書非朝廷之典冊也自紹聖以此書降付史院徃徃
專據此書追議刑賞奪宗廟之美以歸故臣建掌書之
官以修私史考之徃古並無此例所有紹聖神宗實錄
願詔史臣別行刪修以成一代不刊之典 任伯雨居

言職僅半歲所上一百八疏皆係天下治亂關宗社宮
禁者細故不論也魯布方用事伯雨謀擊之布覺乃先
罷伯雨言職知魏州 夏四月辛卯朔以太史言日當
食是日雲陰太史奏不見所食之分太常博士江公望
為左司諫為上力陳堯舜之道且言願陛下不畏多難
而以無難為憂不矜無過而以改過為美 五月辛酉
朔大雨雹是夕填犯氏 六月壬寅集禧觀災 甲辰
陳祐通判滁州翌日魯布宣押視事右司諫江公望對

遽曰陛下臨御以來易三言官逐七諫臣非天下所期望先是祐因進對上謂曰凡有公事宜與江公望議論了乃來祐見公望公望曰榻前一壩之地是人臣對君父極言天下事去處惟上不欺天中不欺君下不欺心則可免戾人各有知見不必同惟不可傳會 秋七月辛酉江公望言訪聞蔡王府吏相告有不順之語浸淫恐及蔡王伏望陛下勿以曖昧無根之言而加諸至親骨肉之間詔江公望罷左司諫知淮陽軍 蘇軾卒

八月甲寅三省進呈右司員外郎陳瓘上魯布書瓘聞古之賢未嘗無過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此二者閤下之過也違神考之志壞神考之事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聖主不得聞其說蒙蔽之患孰大於此詔陳瓘與知州差遣乙卯陳瓘知秦州十一月庚辰冬至合祭天地於園壇壬午魯布獨留進呈內降起居郎鄧洵武所進愛莫助之圖其說以為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之者上曰洵武言非相蔡京不可布云

洵武所陳既與臣所見不同自不當議乞納下明日遂改付溫益欣然奉行乞籍記異論之人於是上決用京矣

壬午崇寧元年閏六月壬戌曾適言曾布呼吸立成禍福喜怒遽變炎涼鈎致齊人之窾言欲破紹聖之信史於是布連抗章乞罷布於元符末欲以元祐兼紹聖而行故力排蔡京崇寧初知上意有所向又欲力排韓忠彥無何京為左丞大與布垂

講義曰人皆以建中靖國為更化之時而不知紹述之詔已下於元符之末而禁中之意曾布蔡京已知之布在熙寧之時則附會安石惠卿之議至紹聖之時乃詭請薦陳瓘張庭堅輩又請毋毀光公著碑至建中之時初知上有消朋黨之意乃排蔡京而主元祐及知上有紹述之意則排忠彥而主紹述甚至蔡京者其奸又過於布在熙寧則奉行熙寧之法在元祐則奉行元祐之法在紹聖則奉行紹聖之法國論三變而蔡京亦與之俱變此小人不足責而引用小人自安石始然安石之心與章子厚不同章子厚之心與蔡京諸人不同蓋安石之法猶出於所學章子厚之法特託安石以報私怨耳至蔡京則又託紹述以奉人主之侈心耳愈變愈下所以致中原之禍也

新知越州鄒浩為衡州別駕永州安置 壬午中書

檢會李清臣劄子臣寮言豐稷辭諫議其意在譏切先
帝又張舜民辭謝言官譏謗先朝奉聖旨李清臣追貶
武安軍節副豐稷睦州安置舜民商州安置 秋七月
陳次升落修撰知萊州 戊子左丞蔡京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 甲子詔治天下者以立政訓迪為先篤孝思
者以繼志述事為急損益之間理宜稽考宜如熙寧置
條例司體例都省置講議司差宰臣蔡京提舉遴揀乃
僚共議因革 九月丁酉錢適言曾布力引韓忠彥李

清臣豐稷曾肇之徒鱗集於朝忠彥引陳瓘夔夔曾布
引陳次升李清臣豐稷合黨締交欲變亂當時策立事
實以誣毀哲廟布降中大夫分司南京忠彥崇福宮清
臣追貶雷州司戶肇靈僊觀岳州居住稷道州別駕台
州居住瓘夔並追毀出身已來文字編管瓘袁州夔房
州閻守懃舒州安置 十月甲寅臣察言任伯雨陳次
升其惡不在瓘夔之下哲廟升遐之初曾布遣子紆婿
吳則禮往來閻守懃裴彥臣之家密傳信息張庭堅力

詆瑤華為非辜而器鄒浩之直詔任伯雨張庭堅並除
名勒停編管紆則禮並勒停永不收叙次升靈僊觀毫
州居住 壬申錢適石豫左膚言朝廷行遣韓忠彥李
清臣黃履為請復元祐皇后事並后匹嫡春秋譏之甲
戌元祐皇后孟氏復居瑤華宮忠彥降授大中大夫懷
州居住 是歲賜邵武軍邵武縣唐太守歐陽祐民祠
為惠應廟

癸未崇寧二年春正月乙酉中書省檢會任伯雨龔夬

陳瓘陳祐李涓豐稷張庭堅江公望張舜民奏詔伯雨
瓘夬浩涓祐庭堅公望已上並除名勒停編管伯雨昌
化軍瓘廉州夬象州浩昭州涓澧州祐復州庭堅鼎州
公望南安軍覲稷次升文瓘舜民並除名勒停居住覲
臨江軍稷建州次升建昌軍瓘邵武軍舜民房州 三
月癸卯上御集英殿賜霍端友以下五百三十八人上
舍及上書正等人升甲上書邪等人奏名黃定等十八
人先次黜落 四月乙亥毀東坡文集唐鑑馮子才文

集秦學士豫章三蘇文集東齋記事豫章書簡湘山錄
眉山集別集坡詞劉貢父詩話晁張黃先生文集秦學
士文 戊寅臣寮言致仕程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紹
聖中雖嘗明正罪罰而元符之末叙復過優近日以入
山著書為名切慮如野史小說之類妄及朝政欺惑後
世詔頤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入山著書本路監司覺
察 九月鄧洵武言今吏部選人自節察判以至簿尉
凡七等造為新名為承直郎儒林郎文林郎從事郎通

任郎登仕郎將任郎詔從之

甲申崇寧三年春正月辛巳詔上書邪等人不許朝見
擅到闕下仍不得在京居住見任在京差遣人並放罷

講義曰此安石人言不足恤之遺患也夫祖宗所恃
以立國者通下情伸士氣耳而忍戕賊其根乎當元
符末年許人上書矣未及一年則籍元符上書班名
當崇寧五年因彗星而求直言矣未及一年則論崇
寧五年上書人罪其迷國誤朝一至於此韓忠彥以
一君子而對衆小人雖柔懦不能大有所為然觀其
乞罷編類局使其志得行
亦不至於召靖康之禍也

甲午鴻臚寺丞蔡攸賜進士出身為校書郎攸左僕

射京子也 甲辰魏漢津言禹以聲為律以身為度用

左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為宮聲之管又用第四
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為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
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為羽聲之管第二指為民為角大
指為事為徵得三指合之為九寸即黃鍾之律定矣黃
鍾定餘律從而生焉今欲乞請聖人三指為法先鑄九
鼎次鑄帝座大鐘次鑄四韻清聲鐘次鑄二十四氣鐘
然後均絃裁管為一代之樂 二月臣僚上言章惇陰

懷異志內挾奧助其謀詭秘乃敢肆為同胞之說詔章
惇王珪為臣不忠可別為一籍仍依元祐奸黨指揮施
行 始用魏漢津之說鑄九鼎 三月辛丑大內火

夏四月甲辰朔尚書省勘會黨人子弟不問有官無官
並令在外居住不得擅到闕下 熒惑犯壘壁陣 月

犯房上相 五月己卯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
京為守司空行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嘉國公以
撫定鄆廓推賞也 六月壬寅朔詔熙寧元豐功臣圖

形於顯謨閣 癸卯詔荆國公王安石配享孔子廟庭

朱勝非曰陳瓘上疏言王安石塑像於學殿方至尊拜謁先聖本朝功臣坐視拜伏傲慢不恭自有天地

以來庠序規制未有如此安石自崇寧間配享孔子列坐孟軻之次靖康初論其非自瓘始

甲辰詔元符末姦黨並通入元祐籍更不分三等應係籍姦黨已責降人並各依舊除今來入籍人數外餘並出籍今後臣僚更不得彈劾奏陳令學士院降詔元祐姦黨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曾布梁燾王巖叟蘇轍王存

鄭雍傳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禄胡宗愈李清臣劉
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黃履張商英蔣之奇曾任待制
已上官蘇軾劉安世范祖禹朱光庭姚勗趙君錫馬默
孔武仲孔文仲吳安持錢勰李之純孫覺鮮于侁趙彥
若趙高王欽臣孫升李周王汾韓川顧臨賈易呂希純
曾肇王覲范純粹呂陶王古豐稷張舜民張問楊畏郇
浩陳次升謝文瓘岑象本周鼎徐勣路昌衡董敦逸上
官均葉濤郭知章楊康國龔原朱絃葉祖洽朱師服餘

官秦觀黃庭堅晁補之張耒吳安詩歐陽棐劉唐老王
鞏呂希哲杜純張保源孔平湯弼司馬康宋保國隱畢
仲遊常安民汪衍余爽鄭俠常立程頤唐義問余卞李
格非陳瓘任伯雨張庭堅馬洵孫諤陳邨朱光裔蘇嘉
龔夬王回呂希績歐陽中立吳儔尹材葉伸李茂直吳
處厚李積中商倚陳祐虞防李祉李深李之儀范正平
曹盖楊絳蘇昞葛茂宗劉謂柴袞洪羽趙天佐李新衡
鈞充公適馮百藥周詣孫琮范柔中鄧考甫王察趙岫

封覺民胡端修李傑李賁趙令時郭執中石芳金極高
公應安信之張集黃策吳安遜周永徽高漸張夙鮮于
綽呂諒卿王貫朱絃吳朋梁安國王古蘇迥檀固何大
受王箴鹿敏求江公望會紆高士育鄧中臣种師極韓
洽都貺秦希甫錢景祥周綽何大正呂彥祖梁寬沈千
曹興宗羅鼎臣劉勃王拯黃安期陳師錫于肇黃遷莫
俠正許堯輔楊拙胡良梅君俞寇宗顏張居李脩逢純
熙高遵恪黃才曹盥侯顧道林膚葛輝宋壽山王公彥

王交張溥許安修劉吉甫胡潛董祥楊環寶倪直孺蔣
津王守鄧允中梁俊民王陽張裕陸表民葉世英謝潛
陳唐劉經國扈允張恕陳并洪芻周鏐蕭利趙越滕友
江洵方适許端卿李昭玘向紉陳察王正甫高茂華揚
彥章廖正一李夷行彭醇梁士能武臣張巽李備王獻
可胡田馬諗王履趙希夷任濬郭子旆錢盛趙希德王
長民李永王庭臣吉師雄李愚吳休復崔昌符潘滋高
世權李嘉亮王琬劉延肇姚雄李基內臣梁惟簡陳衍

張士良梁知新李倬譚康竇鉞趙約黃卿從馮說會燾
蘇舜民楊偁梁弼陳恂張茂則張琳裴彥臣李偁閻守
勲王紱李穆蔡克民王化基王道鄧世昌鄭居簡張祐
王化臣為臣不忠曾任宰臣王珪故章惇 秋七月乙

亥淮西提刑霍漢英言應天下蘇軾所撰碑刻乞並令
一例除毀從之 癸未月犯建星 甲申月犯牽牛火

星 戊戌太白犯積薪 八月壬寅朔太白犯積尸氣

歲犯亢距星 丙辰月食于室 九月丙戌月犯井

冬十月辛丑朔大雨雹 己酉詔翰林承旨張康國

撰景鐘銘景鐘者魏漢津所鑄也 庚午命刑部尚書

管師仁重修神宗皇帝玉牒及看詳哲宗皇帝玉牒

十一月婺州教授葉夢得為議禮武選編修官蔡京責

元祐人分三等定罪蓋夢得及張浚明所建也 月入

太微垣 庚寅太白掩辰 丙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

以太祖皇帝配

乙酉崇寧四年春正月丙申知樞密院事蔡卞為資政

殿大學士知河南府 閏二月歲犯鈞鈴 三月戊辰

朔熒惑犯鉞 熒惑犯井 鉅星 熒惑入井 禮部言

常州進士孫天與言伏覩諸路州縣學校春秋上丁釋

奠自先聖文宣王至於十哲其餘古今宗公巨儒係享

祀者計八十餘員並未預祭欲乞應諸學校每遇釋奠

日就先聖殿西廊隨例祭祀從之 戊午蔡京言九鼎

告成詔於中太一宮之南為九殿以奉安名曰九成宮

中央曰帝鼎北方曰寶鼎東北曰牡鼎東方曰蒼鼎東

南曰風鼎南方曰形鼎西南曰阜鼎西方曰晶鼎西北
曰魁鼎 夏四月壬辰月犯亢距星 五月丙午月犯
氐 漢天師三十代孫繼先賜號虛靖先生與免本戶
田產租徭尋召赴闕又詔信州龍虎山張氏自今相襲
為山主傳授法籙者即度為道士仍賜紫衣師號著為
令 秋七月丙辰月入畢 左僕射蔡京等奏伏奉聖
旨京畿四面可置輔郡屏衛京師南以潁昌府為南輔
以襄邑縣建名輔州為東輔以鄭州為西輔以澶州為

北輔 八月癸酉月犯建星 庚辰太白犯罰 葉夢

得為祠部員外郎夢得為編修官才六日蔡京亟薦之
與同事四人者皆對夢得見上論自古帝王為治必先
自治其心者始堯舉天下授之舜不過曰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今國勢有安危法度有利害人才有邪正民情
有休戚若不先治其心或誘之以貨利或陷之以聲色
則所謂安危利害邪正休戚者未嘗不顛倒易位而足
求其功乎上異之京謂夢得曰公言得無意乎夢得曰

此夢得所學也 冬十月壬辰是日日有黑子 自七

月雨至於是月 十二月丁巳是夕月犯輿鬼 戊寅

月食於柳

丙戌崇寧五年春正月甲午朔彗出西方由奎貫胃昴
至戊午没乙巳詔以星文變見避正殿損常膳中外臣
僚等並許直言朝政闕失 又詔應元祐及元符末係
籍人等可復仕籍許其自新朝堂石刻已令除毀今後
更不許以前事彈糾 太白晝見 月犯靈臺 太白

犯牽牛 戊申月入太微垣 二月甲子朔太白犯壘

壁陣 甲戌太白犯泣星 趙挺之為特進尚書右僕

射兼中書侍郎上深覺蔡京之姦由是旬日之間凡京

所為者一切罷之 三月丙申詔昨為星變許直言朝

政闕失今日消伏可罷收接 月犯建星 己未御集

英殿賜合格進士蔡薺以下六百七十六人 夏四月

右正言詹丕遠進對乞謹天戒上曰星譴可懼朕夙夜

思格王所以正厥事之說龍驤豈能當天變丕遠未諭

上曰厩馬也一夕無病而卒或者便謂星變之致應天
止如是邪丕遠對此語欺甚不知陛下何從得之上作
色徐曰蔡京丕遠對蔡京大臣宜省愆引咎如此奏對
大非昌言讀奏至儉德之共也上曰慎乃儉德惟懷永
圖聖人垂訓明甚京只為作事無法於財用上未嘗以
不足告力引周官惟王不會之說此何意丕遠對此不
過欲悅陛下耳上曰悅之不以道不悅也 五月月入
氐 詔頒紀元曆 六月填犯建星 左正言詹丕遠

對上曰聞近日中外有三不可之說謂法度不可變劉
遠不可用蔡京不可罷丕遠對京之誤國陛下所知也
上遽曰今日且不要他及只說國是斷合如何丕遠對
國是非小事陛下當與擬之等議之 乙亥太史言月
當食雲陰不見秋七月庚寅朔太史言日當食不食詔
送祕書省 壬寅詔改明年元曰大觀 九月戊申月
犯井距星 冬十月乙丑熒惑犯昴 歲犯斗 熒惑
犯太陰 丁未月犯長垣 辛亥月入太微垣 十二

月戊午朔太史言日當食不食 詔劉逵懷姦徇私挾
情害政可罷中書侍郎差知亳州自星變上罷蔡京復
相趙挺之逵擢中書侍郎後數日星沒稍悔更張之暴
翰林學士鄭居中獨知之遂請對首言今所建立皆學
校禮樂以文致太平居養安濟等法以厚下恤民何所
逆天而致譴怒上大以為然禮部侍郎劉正夫繼請對
如居中言上遂外挺之逵而復向京於是逵罷踰百日
挺之亦罷 流星出奎至天倉沒有聲如裂帛

丁亥大觀元年春正月戊子大赦 己丑蔡京依前司

空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辛丑熒惑犯畢 己

巳月入太微垣 丙午歲犯填 御筆自今學生願兼

他經者聽 太白犯月星 三月庚寅太白犯天街

丁酉特進尚書右僕射趙挺之為觀文殿大學士佑神

觀使上意復向蔡京故挺之罷後五日卒贈司徒官給

葬事諡清憲 翰林學士鄭居中為同知樞密院事貴

妃懇陳乞罷之戊戌改授中太一宮使兼侍講 詔諸

士有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悌善內親為睦善外親為
姻信於朋友為任仁於州里為恤知君臣之義為忠達
義利之分為和一諸士有孝悌睦姻任恤忠和八行見
於事狀著於鄉里者耆隣保伍以行實申縣縣令佐審
察延入縣學考驗不虛保明申州如今一諸八行孝悌
忠和為上睦姻為中任恤為下士有全備八行保明如
令不以時隨奏貢入大學免試為太學上舍司成以下
引問考驗較定不誣申尚書省取旨釋褐命官優加擢

用 夏四月戊午太白入井 癸未熒惑犯鬼及積尸

氣 五月戊戌月犯東咸 六月壬戌熒惑犯軒轅大

星 月入氐 秋七月乙酉朔熒惑犯靈臺 祠部員

外郎葉夢得為起居郎夢得在祠部久不遷蔡京既復
相所立法度已嘗罷者皆復行夢得召對論周官太宰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所謂廢置賞罰者王之事也太宰
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專陛下前日所建立者出於陛下
乎出於大臣乎及其罷之又復從而復之亦出於陛下

乎出於大臣乎臣頃見陛下首嘗以治心為言正為是也今徒見一大臣進以為可作則法度從而立一大臣進以為不可作則法度從而廢無乃陛下有未了然於中而不出於已者乎臣願乘今更張之後推用此道度其可復者復之可罷者罷之無徒以大臣進退為可否則天下治矣上喜後數日遂除起居郎 八月皇第九子構為檢校太尉定武軍節度使蜀國公 辛未乾寧軍言七月丁酉黃河清至乙巳復舊 甲戌月入畢

九月癸巳月犯壘堂陣 辛亥大享於明堂以神宗皇

帝配 冬十月辛酉薊州地震 太白犯左執法巳巳

大雨雹 乙亥月犯長垣 閏十月丙戌太白犯亢

臣寮上言伏見御史臺見勘公事上書人方軫輕詆尤甚其父通見任諸王府翊善詔方通先罷任令吏部與監當差遣蔡京之罷相也軫奏䟽論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效王莽自立為司空效曹操自立為魏國公視祖宗神靈為無物玩陛下不啻若嬰兒專以紹述熙豐之

說為自媒之計上以不孝劫持人主下以謗訕詆誣恐
嚇天下自古為臣之姦未有如京今日為甚若設九鼎
鑄大錢置二衛興三舍建樂府又於國門外祭天地於
兩郊如此之類非徒無益又且於禮文經意無補凡妄
作必持兩說劫持人主一曰此三代之法也一曰熙豐
遺意未及施行每有奏請盡乞作御筆指揮行出語士
大夫曰此上意也明日或降指揮更不施行則又語人
曰京實啓之也善則稱已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斂天下

怨而後已。是豈宗社之福乎。陛下嗣服之初，忠義之士明目張膽，願見太平。京欲鉗天下之口，塞陛下之耳目。方為邪算，賊虐忠良。奈何陛下以京為忠，貫日月以忠臣義士為謗。訕詆誣或黥配，遠方或除名編置，或不許齒仕籍。以言得罪者，萬人矣。誰可為陛下言哉。軫竟坐此。編管嶺南。丙申，太白入氐。丁未，太白犯房。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置符寶郎四員，二員以內臣充，掌禁中符寶之事；二員以文臣充，掌外庭符寶之事。

八寶名鎮國神寶受命之寶天子之寶天子行寶天子
信寶皇帝之寶皇帝行寶皇帝信寶 十二月乙酉太

白犯熒惑 月入井

戊子大觀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受八寶於大慶殿大赦
天下 是日御製宣和殿記其文寶蔡京為之 甲寅

太白犯歲 庚申蜀國公封廣平郡王 月犯井鉞

甲子月犯軒轅 吏部尚書余深知貢舉給事中蔡薳
中書舍人霍端友同知貢舉 二月壬午朔熒惑犯歲

癸巳月入太微垣犯內屏 三月甲子中書舍人葉

夢得兼編修神宗官制六典 戊寅御垂拱殿賜貢士

成都王侯等十三人上舍及第釋褐 甲辰月入羽林

軍 五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己未月入氐 六月辛

卯熒惑犯天街 癸巳月犯壁壘陣 秋七月癸酉熒

惑犯司怪 丁丑太白犯亢 八月庚寅熒惑入井

冬十月丁丑朔太白晝見 庚辰歲犯壘壁陣 詔太

史局令已下自今後若稍涉漏露應干乾象凌犯所主

休咎者其所聞並傳報漏洩之人不分首從並當行處
斬仍許人陳告 十一月丁未朔太白晝見 辛酉月
犯井 命有司行禮當追述三代之意適今之宜開元
禮不足為法 趙霽嘗行河得龜兩首蔡京方以祥瑞
事媚上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同知樞
密院鄭居中言首豈宜有二人孰不驚異而京獨私主
之意殆不可測上乃出龜棄金明池 壬申太白犯歲
十二月戊子月犯熒惑 癸卯流星出奎

已丑大觀三年春正月丁未兵部尚書薛昂知貢舉吏部侍郎慕容彥逢禮部侍郎李圖南給事中霍端友中書舍人俞橐右諫議大夫蔡居厚侍御史劉安上符寶郎宇文粹中同知貢舉 熒惑犯井 二月丁丑韓忠彥復宣奉大夫儀國公致仕 已丑月犯內屏 丁酉中太一宮使奉寧軍節度使檢校司空提舉龍德宮童貫為檢校司徒鎮洮軍節度使貫辭不受

講義曰上之即位其始因修造華侈而斥內侍郝隨劉友端其後則以童貫監製器以朱勗領花綱其始

因權之言察裴彥臣交通內外之迹以逐蔡京其後則以童貫而用蔡京以梁師成而用王黼則知人君之心未始有不善而小人蠱惑其心者其罪多矣一童貫也使之任製器之役猶可也蔡京乃使之領西師西事未畢而北事復起既命之使遼以覘其國適為遼人所覘又縱之通女真反為女真所侮甚至於方臘不能討命童貫以討之是一童貫可以任內修外攘之責矣夫宦官者腹心之患也夷狄者手足之患也宦官者根本之禍也夷狄者枝葉之禍也當時任伯雨之言曰朝廷為陽宮禁為陰中國為陽夷狄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德為陽兵為陰愚謂崇觀以來陰氣甚盛矣小人宦官夷狄同一氣類也此有所感則彼有所應必然之理也縱使當時無夷狄之禍亦有宦官之禍也夫

癸卯太白犯壁壘陣 月犯斗 乙丑御集英殿賜進

士賈安宅等及第出身同出身七百三十一人宦者梁
師成與焉名在第一甲第十一 丙寅熒惑犯鬼 辛
未太白犯歲 夏四月御筆禮以別尊卑明分守則器
用之制設飾之文多寡之數等衰之節宜各隨其品秩
分其貴賤以立制度 月犯五諸侯 癸巳御製七言
詩一章八句賜賈安宅等 五月太白犯天陰 六月
甲戌朔侍御史毛注言蔡京蔭補入仕素不知書嘗形
簡牘以符寶為扶寶衆目為扶寶侍郎 丁丑太師尚

書左僕射門下侍郎魏國公蔡京為太師中太一宮使
其請給恩數並依見任宰相例先是石公弼言京之姦
惡雖中外憤怨而畏京之威人莫敢言一犯其怒宗族
莫保每託以紹述神考之政而京率意無所畏忌外則
生事於四夷內則殫竭於民力託爵祿以廣私恩濫錫
予以蠹經費趨毛注言京位極人臣爵無可加擅持威
福震動中外四方多士惟知奔走宰相之門而不知君
父之尊知徇流俗之習而不知法令之可畏文昌舊省

一毀而盡遠傷元豐之偉蹟近累陛下之述事謂忠於君可乎臨平新塔乃京私域之高原土木百出一境騷然上假朝廷之威力下便宰相之私計謂忠於君可乎公弼又言京罷相以三師就第提舉修實錄於京計則得也為朝廷之謀則未然京援引小人邪枉盈庭奔競無恥附下罔上習以成風豈可謂正百官也輕名器以招權厚廩祿以姑息內耗國計外侵民財帑藏空虛人心嗟怨豈可謂安百姓也欲為已功生事夷狄黔南

之舉夷夏蕭然邊陲彫殘民不堪命豈可謂鎮撫四夷也 庚辰月犯平道 辛巳何執中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太學生張朝老上書曰陛下即位凡五命相矣有若韓忠彥之庸懦有若曾布之賊汙有若趙挺之之蠢愚有若蔡京之跋扈人主止論一相陛下除相如此天下何賴焉比復相何執中是猶以蚊負山不過援引契舊鄉閭之人布之清列而已至如蔡京盜陛下之恩賞以植私黨以結人心執中必不敢爾顧其才術不

足以有為然成命已頒不可復汗而右揆尚闕猶可擇人也又言臣觀考察蔡京之所為合而言之則其事止於十有四誣上帝罔君父結奧援輕爵祿廣費用變法度妄制作喜導諛鉗臺諫熾親黨長奔競崇釋老窮土木務遠略散而言之其事數十萬言願詔有司給筆札使臣得盡其胷中之所言寫天下是非之事以告陛下臣死之日猶生之年 壬辰太白入井 秋七月熒惑犯左執法 庚戌月犯房 八月癸未劉安上為右諫議

大夫 甲午月犯井 冬十月甲午月犯次將 乙未
月犯謁者 十一月太常寺言被旨天文筭學合奉安
先師并配享從祀臣等稽之載籍合之典禮宜尊黃帝
為先師而以其當時之臣風后力牧大鴻大撓隸首容
成車區常儀為配享又以後世精於數術者商巫咸周
箕子周商高周榮方晉史蘇秦卜徒父已上七十人擬
從祀 壬子尚書省言甘露降左右丞廳并柳竹凡百
三十本 是歲江淮大旱自六月不雨至於十月

庚寅大觀四年春正月庚子朔中丞吳執中言邇來諸路以八行貢者臣謂所貴乎士者為其能學知先王之道其為行不悖於義而已以親病而割股閭里小民時有能者官有給賜憫恤其愚有愛親之心而至於毀傷支體用是以恤之士而為此是不知孝之道矣然頂刺血非聖人之教常誦佛書豈儒者之事哉救其兄之溺恤其女之貧皆不足以為異伏願下之太學俾長貳博士考以道義別白是非澄去冒濫從之 丁未月犯天

街 二月庚午朔禁然頂煉臂刺血斷指者 辛未新
知杭州張商英入對上語及蔡京亂紀綱事商英曰京
自來專恣無所忌憚批狀便是條貫入狀請寶便是聖
旨安得不亂商英言祖宗以來擢用臺諫官或出自宸
衷或採於久次或下禁從各舉所知號為不次用人然
自州縣選人召對者不過三四人而已曾未見近歲多
士拔擢之驟也由庠序不數月作六察由六察不數月
作殿中侍御史又不數月作侍御史作中丞作諫議作

給舍作執政問之以政事則不知也問之以古今則不知也問之以邊防則不知也問之以錢穀則不知也安得有限之名器而待無窮之進取哉 辛巳太白犯歲

己丑張商英為中書侍郎 辛卯月犯斗 三月陳

正彙者瓘子也先是瓘居明州遣正彙以事如錢塘正彙素聞其父言蔡京姦邪將不利於社稷且聞京嘗有傾搖東宮意及是又聞蔡密盛稱京後當獲福非常亟詣杭州告謀反有端事連陳師錫時蔡薨帥杭遂執正

彙送京師下詔獄瓘自明州赴逮吏脅瓘使承教正彙
妄訴瓘語吏曰正彙安能知京反謀瓘實知之願得筆
札悉以聞吏恐懼不敢與正彙坐所告失實竄海島瓘
安置通州師錫亦貶郴州密但勒停云 甲寅月犯亢

四月太白犯井鉞 庚辰太白犯井辛巳入井 五

月甲辰熒惑犯歲 秘書監何志同奏慶歷間嘗命儒
臣集四庫祕藏叙次為籍名之曰崇文總目其書之總
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今一館所藏善否相揉號為全

本者不過二萬餘卷而脫簡斷編亡散闕逸之數亦如之宜及今有所搜採視慶厯舊錄及總目之外別有異書並許借傳從之 詔改立詞學兼茂科 乙卯彗出

奎婁間 甲子詔蔡京權重位高人屢告變全不引避

公議不容言章屢上難以屈法制曰宜褫師臣之秩俾

參宮保之官 京西轉運使張杲言蔡州諸縣有瑞麥

一莖兩歧至七八歧者凡十畝具圖十二本以聞 六

月戊辰朔通議大夫申國公章惇追復特進 熒惑犯

月星 之亥月犯進賢 癸未歲犯天陰 庚寅大史

局言彗星全消 秋七月戊申月犯斗 戊午月犯歲

辛酉熒惑入井 八月甲戌月犯天江 閏八月丙

午填犯泣 丙辰熒惑犯鬼又犯積尸氣 九月丙寅

朔日有食之 張商英表上袁州瑞禾圖 冬十月戊

戌太白晝見 戊午太白犯氐 十一月丁卯祀昊天

上帝於圓壇以太祖配大赦天下改明年元曰政和

戊寅右僕射張商英表願編集熙寧元豐政事號曰皇

宋政典若陛下增光潤色之事率以類貫其篇所定篇
目凡十七曰原廟官制新省差除三舍導洛斷例回河
保甲將兵免役青苗吏祿守具禮樂營造糴便茶馬
是日詔通州安置人陳瓘與自便 月犯五諸侯

辛卯政和元年春正月壬午吏部侍郎姚祐知貢舉中
書舍人宇文粹中禮部侍郎潘兗同知貢舉 癸巳詔

明州取陳瓘尊堯集送編修政典局從張商英建請也

二月辛丑太白犯鎮 癸卯老人星見 乙卯月犯

斗 三月癸亥朔御製御書政和新修五禮序議禮局
請刻石於太常寺許之

講義曰漢官名禮樂之正不見於高文而見於成哀
之世唐明堂之制不見於太宗而見於武后之時人
非復古之人治非復古之
治徒以竊虛名飾美觀耳

夏四月丁酉日左右有青赤珥 五月壬戌朔內降
劄子徃歲圖利之臣妄興議論創行鼓鑄當十錢遂致
奸猾之民所在盜鑄濫錢益多今朝廷內外府庫無慮
千萬緡議者或謂折閱數多有虧邦計朕念為民父母

儻可以救弊便安元元府庫之損又何愛焉可自今應
公私當十錢並改作當三 是月蔡州獻瑞麥一莖兩
岐或三五岐至八九岐近約十畝遠或連野 再下通
州取陳瓘尊堯集送編修政典局 六月巳酉月入羽
林軍 秋七月丁亥祕書監詳定九域圖志何志同等
欲乞申命有司參酌舊制量戶口多寡之數以為諸縣
升降之法使縣之名第常與戶版相應不惟有以示太
平生齒之富而煩簡劇易按籍可考詔可 八月詔增

崇玉仙聖母顯號行冊禮 乙未太子少師致仕蔡京

為太子太師依舊致仕 丙申月犯心 巳亥老人星

見 丁巳詔張商英罷尚書右僕射除觀文殿學士知

河南府 九月詔陳瓘送台州羈管 辛亥知鄧州張

商英衡州安置 十二月乙未太白犯鎮 乙巳臣僚

上言舊係黨籍人陳瓘所撰尊堯集十卷大綱取日錄

中書解釋成文按瓘身非史官名在謫籍輒以私意偏

見去取日歷撰成文集竊恐假真讎偽變易是非異時

更相傳習眩惑羣聽實非細事乞下權家取索藁本一切焚毀

權嘗自序云呂惠卿既與王安石反目乃進安石二手簡又進目錄四卷俱鋪陳執政以後歸美之迹自明其忠安石由是重得罪安石所著八十卷乃效惠卿四卷為之也權謂安石此書詆訕宗廟誣薄神考蓋在鍾山懟上熱中之時崇寧中權貶廉州乃著合浦尊堯集其後蒙宥北歸謂劉安世曰權昨在諫省嘗以王安石比於伊尹伊尹未嘗詆湯胡可比也又嘗以安石為神考之師神考堯舜也用安石亦止九載何嘗終以其人為是乎權之前言可謂過矣於是復著四明尊堯之書以自明改過之心會右僕射張商英請編皇宋政典書旨下權取索尊堯集權以此書之語大違國是不敢先達外廷乃具表繳申政典

局乞進入於御前開折已而高英罷黜左僕射何執
中請治尊堯罪瓘坐台州羈管蓋辟雍初成之日執
中請開學殿使都人縱觀安石坐像而瓘於尊堯集
序表之中嘗論及之以故執中銜瓘又起遣人石瓘
知台州瓘前以上書會布謫海陵蔡薳為長書遺瓘
云諫疏婉而有理似陸宣公剛而不撓似狄梁公詞
章淵源發明正道則韓文公其人也明年薳以對策
魁多士所陳時務頓異前書於是愧悔欲殺瓘以戒
口密贊蔡京之黨出力尤甚瓘意瓘必當受薳風旨
且將因事搜檢其家并取薳書乃預為封事具陳所
以得罪於蔡薳何執中者繳連謝表封緘於篋題以
臣瓘謹封未幾瓘果遣兵官突至所居大索行李攝
瓘至州械垂簾列五木如制勘狀瓘遽問曰今日之
事被旨耶瓘曰有尚書省劄子卷簾出示之瓘曰然
則取瓘尊堯集耳追瓘何為因曰君知尊堯可以立
名乎蓋以神考為堯而以主上為舜助舜尊堯何謂

詆誣何丞相學術淺陋名分之義未甚講求故為人
所劫使請治尊堯之罪將以結黨固寵也君所以得
於彼者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請以瑾語
申朝廷權將顯就誅戮不必以刑獄相怖憾屢揖瑾
退尋語人曰不敢引其說尚爾良可畏也憾始發瑾
篋得其所上封事見其封題有臣名不敢開視遂具
以聞何執中蔡竄果
大怒尋罷憾台州

遼主天祚賞刑僭差虐用其下視諸蕃屬國如奴隸大
海出名鷹自海東而來者謂之海東青小而俊健遼人
酷愛之必求之女真至天祚責海東青生金大珠之貢
尤苛女真不勝其擾於是諸部皆潛附阿固達謀舉兵

以拒遼人

壬辰政和二年春正月丙寅翰林學士蔡薺知貢舉吏部侍郎慕容彥逢給事中文粹中起居舍人張滌並同知貢舉 二月戊子朔詔太子太師致仕蔡京兩居上宰輔政八年首建紹述勤勞百為可特復太師仍舊楚國公致仕於在京賜第居住 河南府奏新安縣萬歲蟾蜍背生芝草 三月歲星犯司怪 己卯御集英殿賜莫儔等及第出身同出身凡七百一十五人 六

月丙戌朔御筆手詔自今三省密院省臺寺監與百執
事官非爾所職勿行非爾所責勿言母利以口胥動敢
不遵承以違御筆論

講義曰祖宗紀綱之所寄大略有四大臣總之給舍
正之臺諫察內監司察外自崇觀奸臣創為御筆之
今凡私意所欲為者皆請御筆行之而奸臣之所自
為者又明告天下違者以違御筆論於是違紀綱為
無罪違御筆為有刑臺諫不得言給舍不得繳監司
不得問而紀綱壞矣昔有勸仁宗攬權者上曰措置
天下事正不欲從中
出此言真為萬世法

辛亥熒惑入井 乙卯白虹貫日 秋七月乙丑熒

惑犯太白 歲星犯積薪 巳酉老人星見 九月乙
卯朔流星出斗西南方有尾跡照地 丙辰知定州梁
子野奏管下有嘉禾合穗計六尺三寸生為一穗 十
月戊子蘇轍卒 壬寅日左右有青赤珥 御史中丞
俞橐言今日士風有觀望苟合之弊有頽靡不振之弊
有阿黨之弊有誕謾之弊有巧言諧愬之弊有奔競請
託之弊凡此六弊皆起於好進革好進之心禮義廉恥
為本 臣僚上言梁子野上表進嘉禾內二科一穗以

膠黏紙纏前日李諫之黜未踰時也而子野無所戒懼
如此詔本州官吏並令本路提刑司取勘

政和二年李諫進蟾芝上曰蟾動物也安得生芝命
以盆中漬之一夕而解竹釘故楮皆見於是責諫欺
罔散官
安置焉

十一月甲戌太白犯天江

癸巳政和三年春正月甲寅朔兵部尚書俞楨知貢舉
給事中文粹中中書舍人張璪同知貢舉 乙亥熒

惑犯太微垣內屏 二月詔太陽自午時後上有戴氣

下有氣承戴並現乃為祥應送祕書省 丙午王雱特
封臨川伯從祀廟庭 三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太史局
奏太陽當食至未時七刻日體圓明全不虧食 壬戌
月犯長垣 癸酉御崇政殿賜貢士陳公輔等十九人
上舍及第釋褐 戊寅歲星犯積薪輿鬼 夏四月壬
午朔詣玉清和陽宮行奉安禮太師蔡京為禮儀使皇
帝行禮有祥雲回旋觀者莫不稱慶 丙申流星出心
向西南方有尾迹照地 閏四月壬戌歲星犯鬼 乙

丑熒惑犯太微垣右執法 五月庚辰朔夏至時北郊

有司攝事於舊方丘有黑氣長數丈出自齋宮行一里
許入壇壝統祭所皆傍人穿燈燭而過又及壇上禮將
畢因忽不見 丁酉月犯璧壘陣 庚子大盈倉火

六月太白入太微垣犯左執法 八月辛未太師楚國

公蔡京等言伏覩大晟府以雅樂中聲播於燕樂舊闕
徵角二調及無土石匏三音今樂並已增入五聲八音
於是始備按試克諧頌降天下上表稱賀 冬十月劉

慨言今月四日宰執赴學按試兩學生所習大晟雅樂
至第二章曲未終有仙鶴四自南來盤旋飛舞宮架之
上徘徊欲下衆人歡呼遂由表北而去乞宣付史館從
之

國是論曰紹聖之初奸臣復持王氏之說祖禹將去
朝廷上疏論日食因曰臣恐邪臣欲寬聖慮或云日
蝕自有定數又云天道遠而難知此乃小人誤國之
言謹勿聽也自紹聖至政宣奸臣誤朝之論盡本安
石而天命不足畏之流禍尤酷災異不言而祥瑞輒
書甚者臘月之雷指為瑞雷三月之雪指為瑞雪拜
表稱賀作詩詠贊其視天變曾不若童稚之可侮
痛哉陳瓘論蔡京之惡曰不畏上天原其情也

庚戌手詔朕荷天顧謏錫以元圭將來冬祀可播大
圭執元圭庶格上天之心以敷佑於下民 提舉荊湖
南路茶鹽事范之才奏體訪得蘄州羅田縣山溪中有
大鼎數年前嘗見兩耳其穴中可過七八歲小兒愚民
遂塞以土今其耳猶發露詔令宋喬年躬親前去措置
開取 十一月大雨雪連十餘日不止都城雪平地八
尺幾丈飛鳥多死九街冰滑人馬不能行 十二月河
南尹蔡安持部送道士僧耆命官學生赴闕恭請皇帝

登封中嶽甲戌御崇政殿引見面賜不允詔書

甲午政和四年春正月甲辰兗州命官學生道釋耆老及至聖文宣王四十七代孫孔若谷等詣闕進表請皇帝行登封之禮拜表引見並如河南府已得指揮二

月庚戌月犯昴 丁巳御崇政殿賜貢士張綱等十七人上舍及第釋褐 鄆濮二州命官學生道釋耆老等

八千六百餘人並詣闕進表請車駕登封太山自是開德興仁潁昌府鄭州廣濟軍並許詣闕進表詔止令遞

表以聞優詔不允 三月辛卯詔皇長子可以來春出

閣立為皇太子 夏四月尚書省言甘露降刑部侍郎

及都官中郎廳 提舉延福宮所奏竹生紫花黃蘗牡

丹雙頭數朶 蔡攸言祕閣槐枝連理 五月丙戌始

祭地於方澤以太祖配 癸巳翰林學士王黼為戶部

尚書 御史中丞蔣猷言祖宗時未嘗有內臣建節者

昨童貫首隳舊制當時士論已不平上曰有非常之功

則有非常之賞猷曰事塞其源則人無觖望若使攀緣

展轉人人有意外之得則所謂非常者反為常矣上曰
官爵得之易則名器卑誠如卿言當為卿杜來者因詔
三省御史臺常遵守彈劾 八月癸卯朔太師蔡京言
蒙賜瑞瓜雙蓮雙花瑞穀上表稱賀乞付祕書省從之

詔應奉御筆者只作御筆行下餘並稱聖旨 詔知

湖州章援特除名勒停援父惇追贈觀文殿大學士援
表謝其言多文飾故有是命 御筆昨日有鶴三萬餘
隻盤旋雲霄之上尚書省言今月二十日有鶴約數萬

隻蔽空飛鳴自東北由大內前往西南而去詔許拜表
稱賀 建州言建安等縣竹枝生花結成稻米民間採
取食用及搬入城市糶貨所收約數十萬石詔許拜表
稱賀仍令貢百石上京 己巳歲星入太微垣 九月
甲戌詔改宣德郎為宣教郎 冬十月辛酉歲星犯左
執法 十二月乙卯太白入羽林軍 相州野蠶成繭
是歲阿固達遂叛用尼堪烏舍等為謀主尼楚赫伊
立羅索棟摩等為帥攻破寧江州蕭奉先弟嗣先兵潰

數月間盡為女真攻陷所過千里蕭然丁壯斬戮無遺
應遼東界熟戶女真阿固達皆降之為用蕭奉先懼其
弟嗣先獲罪妄云潰兵懼誅所至劫掠若不一赦將為
腹心患天祚從之自是出征之兵皆曰戰則有死而無
功退則有生而無罪由是士無鬪志遇敵輒奔

乙未政和五年春正月乙亥熒惑犯亢 丁丑歲星犯
左執法 壬辰月犯心 二月壬寅太常寺奏兗州鄒
縣孟子廟詔以樂正子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 丁未

定 桓言蒙聖恩立為皇太子乞專宮官吏不必備置
諸司庶局皆令兼攝至於冗卒亦乞蠲除務從儉約清
心省事專精問學仰稱君父教育之意從之 甲寅御

大慶殿冊皇太子禮畢大赦天下 庚申老人星見

辛酉歲星入太微垣 三月辛未朔太白晝見 御筆

比覽元豐訓詔得故相韓琦文彥博至和嘉祐定策之
勲功在社稷琦可封郡王彥博可除罪籍復舊官 丙

戌月犯房 癸巳御集英殿賜合格進士何臬以下并

宗子公惠等及第出身文學總六百九十二人褚詠不
對所問其言狂妄令開封府押歸本貫密州 夏四月
癸卯詔天下一萬戶以上為望七千戶以上為繁五千
戶以上為上三千戶以上為中不滿三千戶為中下一
千五百戶以下為下從戶部員外沈麟奏請也 庚戌

詔祕書省殿以右文為名及集賢殿修撰為右文殿修
撰 太白犯五諸侯 六月壬子天狗犯月 秋七月戊
辰朔日有食之 乙亥升汝州為陸海軍路權言前知

汝州珍祥屢發上於御府者芝草五千餘本碼碯山子一百二十座絕色絲文并堪造器物又三千四百餘斤瑞穀瑞禾瑞萱甘露野蠶成繭其目不一故有是命

甲午武安軍奏信都縣范濟家黃牛生異獸牛首鹿身色白有牙爪遍體皆鱗而無毛多與圖史所載麒麟相類村民以水澆之祈雨因而致斃竊慮即是麒麟今畫到圖一本進呈詔遍牒諸路州軍今後如有生到似此之類異物仰如法收養不得亂有傷害 八月戊申詔

文彥博考其茂勲著在廟社除官爵已復外可特賜諡
曰忠烈 詔陳邦光差提舉洞霄宮池州居住先是邦
光兼太子詹事會蔡京獻太子以大食國琉璃酒器羅
列宮庭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聞道義相訓乃持玩好
之器蕩吾志邪命左右擊碎之京聞邦光實激太子含
怒未發因是遂斥邦光 太史言火星行心星度不守
不犯 甲寅是夜流星出柳宿急流至濁没赤黃色有
尾跡照地占者以為天子宗廟有喜國家建造宮室之

象宰臣率百官拜表稱賀 甲子蘄州奏蘄水縣界內

遍地生芝草收採到一萬二千六百枝內一枝紫色九

幹 乙丑熒惑犯天江 陳瓘自政和元年九月送台

州羈管凡五年始降旨特叙承事郎許自便瓘初以宣

德郎被謫而叙官乃得承事郎實鑄降也被命之後忽

得州牒備坐省劄云奉御筆批叙復數內陳瓘合取旨

與差遣又有省劄下通州令瓘具家狀陳乞差遣人皆

賀瓘以為起廢有漸也瓘曰此廟堂欺君玩世之術耳

家狀雖當供而差遺其可乞耶彼謂吾不堪貧困而因
茲乞憐爾乃報以家狀昨因削籍毀除無憑供具事果
不行瓘既寓通州而開封尹盛章與石慄有私隙取密
旨下慄於獄編置通州揚言為瓘執仇瓘聞而歎曰此
豈盛世之所宜有耶遂挈家至九江因卜居焉 九月

丁卯朔御製宴延福宮承平殿記 冬十月蔡京奏蒙

宣示紫芝二本一本九葉穿穀而生一本兩葉與豆相
附乞宣附史館許百官拜表稱賀從之 武勝軍秦穰

縣生瑞穀安化等縣生芝草都計五萬本內有金芝一本紫芝一本詔送祕書省

朱勝非云政和間汝蘄等州貢芝草以萬計予每見邸報則疑之四年春予為京東學司行縣至密州界縣令尉監採芝草邀予往觀彌漫山谷皆芝菌也五色俱有或附木石或出平地有一本數十葉層疊高大衆色咸備者至郡見太守李文仲曰已採及三十萬本矣始知諸郡所貢未必不實但過多不可為瑞異耳

蔡京等以汝州碼碯生發并芝草及諸州雙頭蓮連理木甘露降仙鶴集雙瓜雙頭芍藥牡丹凡五千三百種

有奇上表稱賀 交趾進奉白象 壬辰太白犯罰

是歲天祚下詔親征女真女真乘契丹未陣三面急擊
之天祚親臨陣戰三合野皆橫尸軍中望天祚御旗西
南向即隨之而潰天祚晝夜馳五百里退保長春州

丙申政和六年春閏正月癸卯月犯司怪 己酉歲星

犯亢 雄州安撫和詵引契丹七人李良嗣來朝良嗣

燕人知契丹必亡歸漢力陳可取之計賜姓趙時和詵
久以厚賂納結朔方豪雋士多歸之以收燕山圖來上

又中山守張杲高陽關安撫吳玠亦獻議燕雲可取

三月乙未朔知吉州程祈言州學生扶邦彥家收得異禽蓋鳳凰也及至乃知其狂妄劄付本州照會 四月

提舉上清寶錄官蔡攸奏今月二日皇帝詣宮設千道民大會有羽鶴來翔於始青天祥兩殿之間

蔡條云重和元年赦文云云其後宦官道士有所不快必託為帝誥則莫不如志又為大會於寶錄宮既齋引羣臣士庶入殿聽林靈素講乘輿為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坐使人於下再拜請問然靈素徒辯給其所言無殊絕者時雜滑稽媒語上下為大哄笑莫有君臣之禮矣道士有俸而齋施動獲千萬每一宮觀

給田亦不下數百十頃皆外畜妻子置姬媵以膠青
刷鬢錦衣玉食者幾二萬人一會殆費數萬緡貧下
之人多買青布幅巾以赴之日得一
飫餐而襯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云

丙戌詔監司守臣不得以進獻為名貢花果海錯什
物 六月癸亥朔詔賜宣教郎徐積謚曰節孝處士

禮部尚書白時中等奏今將崇寧貢舉法改修成御試
貢士敕令格式總一百五十九卷乞冠以政和新修為
名頒降詔從之 秋七月歲犯亢 校書郎譚世勣為

司門員外郎蔡京得政久其子攸提舉修書館中諂事

者皆越次升擢世勣坐直舍繙書竟日泊如也宦者梁師成貴幸其黨有與世勣鄰居者數致師成意世勣謝絕之更六年不遷 辛酉御筆走馬承受公事可改為

廉訪使者 八月宗正少卿閻丘籲奏修纂玉牒屬籍太祖皇帝下以德惟從世令子伯師太宗皇帝下以元宗仲士不善汝魏王下以德承克叔之公彥各依昭穆分位增廣秩數 丁丑熒惑犯靈臺 庚寅提舉崇福宮种師道先是知懷德軍得召見訪以邊事師道曰先

為不可勝來則應之妄動生事非策也童貫欲徙內郡
弓箭手以實邊而指為新邊所招之數上問師道何如
師道曰臣恐勤遠之功未立而擾近之患先及矣 九

月癸巳熒惑入太微垣 癸卯詔鼎閣奉安鼎

蔡條曰方士王仔昔獻議九鼎宜內之九重上出御
筆曰遷移神象大器可令疾速排辦魯公曰何不祥
邪乃奏改曰定鼎初鑄九鼎皆以九州水土內鼎中
及奉安於九成宮至北方曰寶鼎者上方焚香再拜
而鼎忽漏其中水流溢於外魯公私怪
之殊不樂其後終以北方致亂

庚戌太白犯斗 熒惑犯左執法 冬十月定鼎禮儀

使蔡京奏十三日先定鼎於幄殿有鶴飛翔其上至十八日有白雲排列如卧在鼎上凝然不散十九日奉安之際有雲五色見於日旁又據太史局申日月俱有青赤黃珥伏乞宣付史館 甲申詔誠感殿長生大帝君神像可遷附天章閣西位鼎閣奉安

蔡條史補王老志死政和六年又有王仔昔出賜號通妙先生時又踵祥符故事下詔上玉皇后土號合儒者說曰昊天玉皇上帝后土皇地祇率百官上冊於玉清陽和宮焉二王先生語多在後仔昔死政和七年時有林靈素溫州人也少從浮屠學以無行為所在敗惡久之去為道士左街道錄徐知常引之以

附會諸闕又以神霄玉清王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長生語也始曰神霄玉清王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長生大帝君既下降於世乃以其弟主東方青華帝君領神霄之治天有九霄而神霄為最高其治曰府故青華君亦曰判府天尊而靈素乃其府仙卿曰楮惠亦下降佐帝君之治又目一時大臣要人皆仙府卿吏若魯公曰左元仙伯鄭居中劉正夫等若童貫諸巨闥率有名位王黼時為內相乃曰文華吏盛章王華時迭為天府乃曰仙獄吏伯氏時王進奉乃曰園苑寶華吏又謂上寵姬劉氏曰九華玉真安妃也天子心獨喜其事乃賜號通真先生初劉虞二王先生皆為上所禮然有神怪事蓋出自方士也及靈素至乃以其事歸之於上而曰以獨佐之而已每自號小吏佐治故上下莫可攻其非者然靈素實無術徒敢大言是時上興道教將十年獨思未有一厭服羣下者數以語近倖於是神降事起矣

十一月庚寅朔太白犯壁壘陣 太師蔡京等言伏見
六十二處並降甘露二十處木並皆連理四處牡丹並
皆駢生一萼二處生芝草二處芍藥雙頭二處祥雲見
三處並現毫光祥煙鄆州有仙鶴約二百隻飛鳴梅州
枯木再生枝乞許拜表稱賀詔依又言冀州黃河澄清
甲午詔帝鼎改為隆鼎正南彤鼎為明鼎西南阜鼎
為順鼎正西晶鼎為蘊鼎西北魁鼎為健鼎正北寶鼎
依舊東北壯鼎為和鼎正東蒼鼎為育鼎東南風鼎為

潔鼎鼎閣為園象徽調之閣 己亥祀昊天上帝於圓
壇以太祖皇帝配 十二月癸亥熒惑入氐 宣和殿
學士盛章詳定九域圖志 製瑞鶴旗先是元符二年
武夷君廟有仙鶴迎詔又政和二年延福宮燕輔臣有
羣鶴自西北來盤旋於睿謨殿上又奏大晟樂而翔鶴
屢至因詔加此旗 是歲微行始出

丁酉政和七年春正月壬寅熒惑犯歲星 兩浙道士
林靈素至京師二月御上清寶錄宮命通真先生林靈

素講道經及玉清神霄王降生記有翔鶴數十飛鳴久之
夏四月庚申御筆卿等表章冊朕為教主道君皇帝
只可教門章疏用不可令天下混用 六月都下大雨
電皆如拳或如一升器幾兩時而止 秋七月乙未
熒惑犯天江 甲寅詔季秋大享明堂登歌並用道士
八月月犯牛 老人星見 十一月庚寅詔蔡京告
老乞骸可五日一朝次赴都堂治事 初童貫附京以
進既顯寢與京異京疾之及貫兼宣撫河北遂欲專北

事京愈不堪是歲貫又上其平燕策京一日留身奏曰
貫徒有虛名爾伐國大事安危繫之陛下何以付貫上
曰前日取青唐豈非貫之功京對曰崇寧下青唐初遣
貫行但若監軍爾藉使臣當今日亦不能為之况伐敵
國乎上意頗沮京即劾貫前後壞邊事章凡四上而上
乃議下除司空令致仕而罷所領貫大懼因以其城西
外圍與京西湖隣塙流水相接為名邀京子攸及僚僚
同出城相見議分定界至遂為攸置酒厚甚以二犀帶

遺攸會攸力救解之京議遂格京實創起北伐事嘗曰
此事只我了得他人為之必鑿脫及與貫爭權弗勝遽
有敵國不可伐之言故上亦不信也或曰京未始有此
言於上特其子條假託以欺世云 甲辰冬至後一夕
有大星如月徐徐南行而落光照人物與月無異 十
二月詔修神保觀神保觀者俗謂二郎神也都人素畏
之自春及夏傾城男女負土以獻名曰獻土又有飾作
鬼神巡門催納土者乘輿亦微幸而觀之或謂蔡京曰

獻土納土非吉語也後數日有旨禁絕 政和後上巾
裹及衣服獨喜同臣庶實欲為期門之事而苑囿皆效
江浙為白屋不施五采多為村居野店又聚珍禽竒獸
麋鹿駕鶴禽鳥動數百千蹄隻實囿中宣和間都下每
秋風夜靜禽獸之音四徹宛若深山大澤陂野之間識
者以為不祥 前授宣德郎管勾太平觀陳瓘自江州
移南康軍居住

戊戌重和元年春正月丁亥熒惑犯外屏 二月辛酉

先是詔造太極飛雲洞却之鼎蒼壺祀天貯醇酒之鼎
山嶽五神之鼎精明洞淵之鼎天地陰陽之鼎混沌之
鼎浮光洞天之鼎靈光晃耀鍊神之鼎蒼龜大蛇蟲魚
金輪之鼎至是奉安

朱勝非云崇寧三年用黠徒魏漢津言鑄九鼎至政
和八年又用方士之說作神霄九鼎遂有十八鼎鳴
呼黃帝鼎成昇仙夏禹以貢金鑄鼎事不見於詩書
司馬遷好奇取他說載之史記而後世想慕不已此
皆蔡京相業敢
為怪誕如此

庚午遣武義大夫馬政同高藥師等使女真講買馬舊

好 三月戊申御集英殿賜進士及第出身同出身七
百八十三人詔嘉王楷考在第一不欲令魁多士以第
二人開封王昂為榜首 夏四月壬戌御筆韓琦弼亮
三朝功在王室眷其後嗣宜有寵褒朝請大夫鴻臚純
彥力學有文早登賢科揚歷中外靖共日著可特除顯
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 五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廣
安軍草澤安堯臣上書曰天生北狄限以沙塞自適其
俗不通中國者狄之常也今乃遣使乞憐非畏吾也盖

邊境之上未有可乘之釁陛下將啓燕雲之役異日唇
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隙狼子野心安得不蓄其銳而
伺吾隙以逞其所大欲耶臣又觀自古國家之敗未嘗
不由宦者專政此曹手執帝爵口銜天憲則臣下之死
生禍福在焉請以誤國之大者借童貫而論之貫起自
卑微陛下付以兵柄汲引羣小易置將吏以植私黨自
兵權歸貫紛更殆盡賞罰不明兵氣委靡中外之人咸
謂貫深結蔡京同納燕人李良嗣以為謀主共唱北伐

之議經營之久國用匱乏乃始方田以增常稅均糴以充軍儲茶鹽之法朝行暮改民不奠居陛下苟能速革其弊則赤子膏血不為此曹涸也劉蕡謂自古宦者預軍政未有不敗國喪師者史臣亦謂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陛下何苦暱之

講義曰當天下太平之日無以娛悅人主聳動天下惟有恢拓一事耳故用事之久則必至於用兵生事蔡確欲固其寵則興靈武之師王珪患失其位則贊永洛之役章子厚之於遼鄴蔡京之於青唐洮河皆是謀也然皆求逞於西而未嘗開釁于北也貫攸何人哉敢以蚊負山耶然致靖康之禍不在於取燕而

在於不能取燕使契丹政令猶強社稷猶固我將伸宿憤勞累戰雖得燕薊而民怨財竭內潰外叛若此而謂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可也今天祚地喪於外位奪於內竄在夾山死在朝夕其國滅矣因時拯亂湯武之業也疆理天下舜禹之政也紀律頗嚴將帥頗厲乘時以取全燕合漢唐之遺民何為不可然契丹以燕遼全盛之力而滅於女真崛起之兵我以關陝驍悍之師而敗於契丹垂盡之將遂藉女真納賄以巨百萬計所買者山前六郡之空城耳是全燕之地吾不能取彼能取之吾既不能取吾又從而取之此彼之邀索所以無已也故靖康之禍不在於取燕而在於取燕之非人得燕之無道而不能取燕也

辛亥太白犯權星 八月丙辰月犯房 阿固達稱

皇帝改元天輔以其國產金故國號大金即遣使詣天

祚議和所求凡十事天祚付南北面大臣議蕭奉先等
喜以為自此無患矣請許之 九月庚辰朔流星自斗
魁向東南有尾迹照地 是月掖庭大火 閏九月癸
亥熒惑犯進賢 冬十月己卯朔太白晝見 十一月
御筆比緣大臣建議恢復燕雲故地安堯臣遠方書生
能陳歷代興衰之迹臣僚咸謂毀薄時政首沮大事乞
重行竄殛朕以承平日久言路壅蔽敢諫之士議加爵
賞堯臣許用安惇遺表恩澤令吏部先次補承務郎

壬申太白犯天江

己亥宣和元年春正月詔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為仙人
大士僧稱德士行者稱德童而冠服之但道冠有徽德
冠無徽又以寺為宮院為觀尋改女冠為女道尼為女
德明年詔復舊 乙卯月犯填 二月癸未老人星見

三月安州孝感縣獲古鼎六蔡攸驗其疑識有云王
伐虎方之年實始作器虎方蓋西域也陛下屢問罪夏
人此鼎歷歲三千一旦自發比漢汾睢所獲誠為超冠

詔許百官表賀 天祚惡聞女真事蕭奉先揣其意皆

不以聞明年五月上京破和議遂已後天祚雖復請盟

阿固達皆不報 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丙戌日

有赤黃冠氣 五月乙亥歲星犯斗 大水高十餘丈

犯都城

蔡條曰水未作前雨數日如傾及霽開封縣前茶肆
人家晨起拭牀榻暗若有大犬蹲其旁質明視之龍
也其人大叫而倒遂為作坊兵士衆取而食之不敢
奏都人皆圍畫傳玩其身僅六七尺若世所繪龍其
鱗作蒼黑色然驢首而兩頰如魚頭色正綠項有角
一極長於其際始分兩歧焉有聲如牛攷諸傳記則

實龍矣後十餘日大水至又云既大雨龍降後一夕五鼓西北有赤氣數十道亘天犯紫宮北斗仰視星皆若隔絳紗初起時折裂有聲然後大發後數夕又作聲益大格格且久其發更猛而赤氣自西北數十百道其中又間以白黑二氣然赤氣尤多自西北俄及東北又延及東南其聲亦不絕迨曉而止後復大水條時切以謂與丙午及北齊末占同後事驗亦甚明

六月起居郎李綱奏積水暴集淹浸民居迫近都城誠大異也此誠陛下寅畏天戒轉詢衆謀之時周官於國危則有大詢之禮伏望特詔在廷之臣各具所見以聞擇其可採者非時賜對特加驅策施行詔都城外積水

緣有司失職隄防不修即非災異李綱所論不當罷起居郎 八月老人星見 上既遣使從海上與女真結約共圖契丹高麗一旦忽上奏以其王病求醫上命擇二良醫往館醫甚勤日久引醫視其用兵布陣禦敵之方曰聞天子將用兵遼人實兄弟國苟存之猶足為中國扞邊女真乃狼虎不可交也不得已願二醫悉紀布陣禦敵之狀告諸天子早為之備所以求醫者正懼泄則為小國之患矣事既聞上不樂命中使諭曰命汝為

醫乃敢預國家事乎 九月癸亥熒惑犯壘壁陣 十

一月戊辰遣監察御史周武仲察訪淮南先是臣僚上

言淮東大旱下戶流離康衢之間百錢賣一兒斗粟易

一女父不能保子夫不能保妻而部使者安坐畧不介

意而武仲有此命 大學生鄧肅進詩諷取東南花石

坐屏出學押歸本貫肅南劍州人也 放林靈素歸溫

州先是京城大水遣靈素禳之不驗靈素又嘗衝太

子節不避太子擊之訴於上上遂厭之乃逐去 十二

月癸酉朔刑部尚書宇文粹中進對如放欠負一事自來朝廷黃紙放監司白紙催之語上曰白紙催正做得抗敕待令覺察編置監司數人便可止絕令百姓受實惠是歲正字曹輔編管柳州時車駕輕出朝士大夫寒心莫敢言者輔慨然上書奏上出示宰執令召赴都堂審問太宰余深曰小臣敢論許大事輔曰臣有大小愛君之心一也深曰如言敵兵起於軫下無乃太峻否少宰王黼曰有是事乎輔曰茲事雖里巷細民無不知

者相公當國獨不知耶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惡其侵已以聞上令與遠小監當既而編管郴州居郴六年兩遇恩沛王黼當國不得移命輔怡然不以介意

朱勝非云上皇自政和以來為微行每出乘肩輿並無呵衛前後數內臣導從而民間指目為小轎子置行幸局主供帳飲膳等局中人遇出即稱有排當次日不歸即傳旨稱瘡瘍不坐朝閣門等處日有探候聞有排當即知必出聞不坐朝即知不歸卒以為常始猶外人未盡知因蔡京草表云輕車小輦七賜臨幸即報傳四方盡知之矣靖康初召輔為言官遷簽書樞密院次年卒於南都

庚子宣和二年春正月己酉月犯畢 二月壬申朔歲

星犯壘壁陣 乙亥遣趙良嗣王瓌使金國仍以買馬
爲名其實約阿固達夾攻契丹取燕雲舊地夾攻之約
盖始乎此 辛巳老人星見 五月趙良嗣王瓌等至
薊州會阿固達已出分師三路趨上京引良嗣觀攻城
不旋踵而破 丁巳祀地於方澤 丁卯朱夢說坐上
書論事編管池州 六月丁丑太白晝見 庚寅流星
出氐入天市垣 秋七月辛亥月犯牛 九月己酉日
有赤黃戴氣 冬十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己卯太白

熒惑犯亢 睦州青溪縣有洞曰幫源羣不逞往往囊
橐其間方臘者因以妖術誘之兇黨稍集是月丙子殺
里正縱火大掠從之者幾萬人 十一月戊戌朔方臘
僭改元永樂以其月為正月 己亥少傅太宰兼門下
侍郎余深為鎮西軍節度使依前少傅知福州 癸卯
詔侍御史陳堯臣論事不當語言狂妄送吏部與監當
差遣 十二月辛卯月犯東咸

辛丑宣和三年春正月丁酉朔領樞密院事童貫為江

浙淮南等路宣撫使 戊申熒惑犯斗丙辰熒惑入斗

二月壬午月犯角 庚申御集英殿賜何渙等及第

出身同出身六百三十一人 是春日有變忽青黯無

光其中汹汹而動若鉦金而湧沸狀日旁有青黑正如

水波周回旋轉將暮而稍止是時睦賊方作人多憂之

以謂禍難必未已也 夏四月盜起睦州中丞陳過庭

論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又劇論朱勔父子本刑餘

小人罪著賄盈皆宜正典刑以謝天下遂奪職知蘄州

未幾散州安置 王稟辛興宗楊惟忠生擒方臘於幫
源山東北隅石澗中并其妻孥兄弟偽相侯王三十九
人振旅赴杭州宣撫司方臘雖就擒而支黨散走浙東
賊勢尚熾 是月汝州梁縣民邢喜家牛生麒麟 五

月改睦州建德軍為嚴州遂安軍 丙午錫貢士聞喜

宴於瓊林苑賜御製詩 月入氐 童貫奏生擒方十

三等平蕩賊洞了畢上表稱賀 八月癸巳朔老人星

見 己亥太白犯勾鈴 丙辰方臘伏誅

壬寅宣和四年春正月壬申熒惑犯天街 二月辛丑
太白犯壘壁陣 三月金人初以正月癸酉陷中京天
祚奔夾山李處溫謀立燕王淳淳於天祚為從叔號天
錫皇帝遂廢天祚為湘陰王遼國自此分矣朝廷遂遣
童貫勒兵十五萬巡邊仍以御筆三策付貫五月童貫
駐軍雄州种師道屯白溝癸未我師敗於蘭溝上聞師
道敗亦甚懼遂詔班師

講義曰世之言宣和之失者曰遼不可攻女真不可
通燕不可取藥師不可任張覺不可納然皆非根本

之論也。蓋在慶曆景德之時，遼勢之方強，故未有可乘之機。至天祚失道，內外俱叛，而已有可取之釁。則攻遼非失策也。女真固不可遽通，然以方張之勢，斃垂盡之遼，他日必與我為鄰。則通女真亦未為失策也。全燕之地，我太祖百計而不能得，太宗百戰而不能克。取今也，兼弱攻昧，可以收漢晉之遺黎，可以壯關河之大勢。則燕亦在所當取也。郭藥師以涿易來降，則以燕人守燕亦可也。平州乃燕之險，張覺以平州來，則撫之亦可也。不知中國之見輕於夷狄久矣。女真初未知中國之虛實，吾之使者泛海屢至而遂為其長所辱，則既輕於始矣。及議山後地，尼堪猶曰：「南朝四面被邊，若無兵力，安能立國。」如此強大自郭藥師已降之後，遼人垂滅之國亦足以覆官軍。觀金人告馬擴之言曰：「劉延慶一夕而遁，汝觀我家用兵有走者，否則中國之見輕於敵非一事。使當時不通女真，不攻遼國，不取燕山，不任藥師，不納張覺，其能

保全金人不入寇乎蓋當時之患不在外而在內不在女真而在中國小人用事自熙寧至宣和六十年奸倖之積熟矣星犯帝座禍敗在目前而不知寇入而不罷郊祀恐礙推思寇至而不告中外恐妨恭謝寇迫而不撤綵山恐妨行樂是小人之為禍也童貫之使遼也遼人笑曰大宋豈乏人乃使內臣奉使耶女真將敗盟朝廷遣使者以童大王為辭尼堪笑曰汝家更有人可使否是宦官之為禍也數至燕而燕降至河北而河北之軍潰至河南而河南之戍散此兵將之為禍也置花石綱而兩浙之盜起科免夫錢而河北京東之盜起此盜賊之為禍也自古未有內無釁隙而外有敵國之禍者景德之兵慶厯之寇所以不能為深入之謀者以內無釁隙啟之也宣和之間在內之釁隙不一則女真固有所負而至耳縱使當時無女真之禍亦必有小人宦者兵將盜賊之禍矣

是歲四月貫始出師白虹貫日出門而牙旗竿折至
蔡攸再出師有少保節使與宣撫副使二認旗從後次
日二認旗皆失之又出師連數夕有流星大若杯椀自
紫微文昌出不一所或犯天津河鼓越天漢斗牛亦不
一所皆向南奔曳光如匹練每夕數十流至夜半方漸
踈十餘夕皆然蔡條密白其父曰以此占懼如西晋象
實令人憂疑京亦動色然太史皆不奏又方用兵雄州
地大震雄之正寢忽玄武見龜大如錢朱蛇僅若筋貫

攸拜之藏以銀合置於真武廟明日俱死又馬生兩角
長各三寸及四足皆出距方以為龍馬貫以進御獨上
識而甚不樂也 秋七月戊辰月犯建 八月庚戌月
犯填 九月丁巳朔詔宋昭上書狂妄除名勒停送廣
南編管以為妄議朝政之戒昭書云蕃人之性不可以
信義結滅一弱敵而與強敵為鄰恐非中國之福徒為
女真之利耳且北敵雖夷狄然謹守盟誓不敢妄動者
知信義之不可渝也本朝與北敵通好百有餘年一旦

敗之女真能果信其不渝乎異日女真決先敗盟為中國患必矣此理之必然事之必至雖使伊周復生不能易此議也 乙丑契丹易州守高鳳等以易州降契丹

都管押常勝軍涿州留守郭藥師以涿州降 十一月

丙辰朔流星出王良至紫微垣內上輔星有尾跡照地

癸酉月犯權星 十二月丙戌金人入燕蕭氏出奔

童貫蔡攸再舉取燕不能下懼無功獲罪密遣王瓌由飛狐路禱金國主令圖之瓌見金國主具言貫攸兵已

壓境不敢擅入乞如約夾攻金國主定議分三道進軍
時馬擴隨軍行國主謂擴曰契丹疆土我得十九矣止
燕京數州之地留與汝家我以大軍三面掩之令汝家
俯拾猶不能收我初聞南軍到盧溝已有入燕者我心
亦喜縱令汝家取之我亦將斂軍歸國近却聞劉延慶
一夜燒營而遁何至此耶汝家似此喪師從來有何誅
責擴云兵折將死將折兵死劉延慶敗雖貴亦誅阿固
達云若不行法何以使人一兩日間に關汝觀我家用

兵有走者否是日入居庸關晡時到燕蕭后聞居庸失
守夜率契丹蕭幹等車帳出城行未五十里金人遊騎
已及城前軍已登城矣於是左企弓宰相等皆迎降金
國主遣馬擴歸獻捷

癸卯宣和五年夏四月乙巳童貫等言四月十七日躬
領大軍入燕山府撫定軍民布宣聖澤具表稱賀 五

月甲寅太白犯鬼 己未御文德殿以收復燕山府雲
中府兩路羣臣稱賀賜王黼玉帶 是月金國王阿固

達卒弟烏竒邁立 秋七月甲子月犯牛 八月辛巳
朔太史言日當食不食 壬午歲星犯井 是月燕山
府路轉運使呂頤浩落職降官頤浩嘗奏燕山一路開
邊極遠其勢難守雖窮天下之智盡天下之力竭天下
之財必無以善其後又條上河北燕山路危急五事詔
頤浩所奏意有包藏情不可貸御筆令頤浩赴宣撫司
出頭供伏軍令狀 九月癸丑詔王安中知燕山府詹
度郭藥師同知藥師及燕人終不改其左衽時人竊比

之祿山 巳未熒惑犯司怪 冬十月乙酉雨水冰

十一月丙寅幸王黼賜第觀芝草

史臣曰王黼專結梁師成既為相蒙賜大第於城西
開便門與師成宅對街以相往來及燕告功黼益得
意乃妄託言家之屏風生玉芝上為臨幸賄黼之堂
閣張設寶玩山石侔擬宮禁喟然嘆曰此不快活耶
若太師居處糞壤坑耳太師謂蔡京也時上既幸黼
第又設便門過師成復來黼家駐蹕因大醉黼自傳
旨支賜命放散侍從百官於是禁衛諸班直爭願見
上始謝恩不肯散因大詢詢師成與譚稹乃扶持上
而出面諭之上醉不得語矣復入夜漏十五刻乃開
過龍德宮復道小墻謂鹿寨門者以還內宦者十餘
人執兵接之而去三衙衛士無一人得入者是夜諸
班禁從皆集教場備不虞幾生變翌日猶不御殿殆

半日人心始安祖宗
以來臨幸未之有也

庚午太白犯房 十二月己巳月入氐 是月京師地

震

甲辰宣和六年春正月甲子上元節御樓觀燈簾幕重
密下無由知衆中忽有人躍出黑色布衣若僧寺童行
狀以手指簾謂上曰汝有何神而敢破壞吾教吾今語
汝報將至矣上怒甚命中使傳旨治之於是箠掠亂下
又加炮烙畧不語亦無痛楚狀因又斷其足筋俄施刀

嚙肉血狼籍上大不怡為罷一夕之權至暮終不得為
何人付獄盡之 巳巳月入氏 是月京師地震 二

月辛丑承事郎楚州居住陳瓘卒

史臣曰范純仁晚年留意人才或問其所儲蓄人才
可為今日用者答曰陳瓘又問其次曰陳瓘自好也
宣和末或問游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酢曰陳了
翁其人也劉安世亦嘗因瓘病使人勉瓘以醫藥自
輔云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將用也瓘
通易數自謂與邵雍之數合至如國家中興之事往
往嘗預言之其彈蔡京之疏云絕滅史學一似
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驗其言於今也悲夫

閏三月庚辰熒惑犯五諸侯 庚子御集英殿策試

進士 夏四月癸丑賜沈晦等及第出身同出身凡八
百五人 六月辛酉月犯壘壁陣 八月乙巳朔金人
怨朝廷納張穀遂攻蔚州絕山後交割意 九月丙戌
楊時為校書郎及對力陳儆戒之言上首肯之曰卿所
陳皆堯舜之道宜在經筵朝夕輔朕即除通英殿說書
庚寅手詔以金芝產於艮嶽萬壽峯宜改名壽嶽

朱勝非云上皇於宮城東北起景龍門複道通禁中
每歲冬至後即放燈自東華門以北並不禁夜徙民
市行舖夾道以居縱博群飲至上元後罷謂之先賞
又於次東建寶錄宮宮後累石為山以其在艮方也

號艮嶽又改稱壽嶽運四方花竹奇石積累二十餘
年山林深高千巖萬壑麋鹿成群樓觀臺殿不可勝
計最後朱勔於太湖取巨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
以千夫鑿河斷橋毀堰拆閘數月方至京師賜號昭
功專慶神運石是年初得燕地故也勔緣此授節度
使靖康元年冬虜騎再犯闕圍閉日久折屋為薪鑿
石為砲伐竹為篋籬
惟大石基址存焉

丁亥月犯畢 十一月丙子太白晝見 十二月癸

亥蔡京落致仕領三省事五日一赴朝請至都堂治事

是歲都城有賣青果男子孕而誕子蓐母不能收易

七人始免而逃去又有酒肆朱氏子其妻忽生髭其人

可四十餘髭髯長僅六七寸踈秀甚美宛然一男子特
詔度為女道士

乙巳宣和七年春正月辛丑故遼國主天祚為金人所
擒削封海濱王後踰年而卒 六月戊午劉安世卒

呂本中雜說崇寧間蔡京每謂人如劉安世使搗碓
磨磨亦只說元祐是也京執政久亦時有長者之言
嘗有乞將元祐臣僚編置遠惡州郡者京曰
元祐人本無大罪止是不合改先帝法度耳

八月有都城東門外鬻菜夫負擔至宣德門下忽迷
罔釋荷擔向門戟手而言曰汝壞吾社稷矣太祖皇帝

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尚宜速改也邏卒捕得下開封獄
一夕已省則不知向所云為者時於獄中盡之 九月

壬辰熒惑犯鬼 是日金人以天祚成禽遣李孝和王

永福來告慶詔宇文虛中高世則館之其實敵將舉兵

以覘我也 秋有狐由艮嶽直入中禁據御榻而坐詔

毀狐王廟 冬十月辛丑土星入太微垣 戊子有流

星尾跡照地如盞口大 十二月金人陷薊州接伴賀

正使傅察為所殺先是金人未渝盟朝廷以故事遣察

迺使人於薊州玉田縣韓城鎮察至界上敵愆期不至
韓里雅布擁大兵遽入寇遂執察等責令投拜蔣噩以下
羅拜臣服察獨不屈敵以兵脅之察亦不顧金帥曰我
以南朝天子失德故來弔伐察曰主上明若日月四海
拱戴胡欲敗盟以此為兵端耳然自古之戰以曲直為
勝負南北敵國亦安知爾非送死哉我有死而已膝不
可屈也金帥大怒察死之 已巳童貫遁歸京師初貫
得越茹牒計無所出託以赴闕稟議請太原帥張孝純

諭意孝純愕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支
梧今去人心搖是將河東與賊河東失河北亦豈能保
耶願少留共國報國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未必便
能拔也貫怒目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臣必欲留貫置
帥何為此行至京當即以兵來援孝純撫掌歎曰平時
童太師作多少威重及臨事乃畏怯如此不思身為大
臣當以死排難止欲奉頭鼠竄何面目見天下士乎貫
不聽翌日行用九日至京師 郭藥師以燕山叛執安

撫蔡靖運使呂頤浩副使李與權提舉官沈瑄等金人既欲犯盟自秋冬探報甚密然中外多不知也蔡靖亦密奏凡百七十餘章至言朝廷若以為不實則乞早賜重行編置然終不報十一月斡里雅布之軍壞燕山府鹽場斡里雅布至燕山郭藥師率軍官郊迎之

初蔡攸從中力主藥師每以為忠信無比故終不為之備於內地畧無防禦亦屢有人告變又沿邊巡檢楊雍者得其通金人書繳上之皆不省初靖揣藥師常勝軍之情故常勉藥師以忠義及知金人點集將寒盟屢奏皆不報無如之何故因其出師迺餞於野對其大軍設案望闕焚香拜舞始語藥師曰對諸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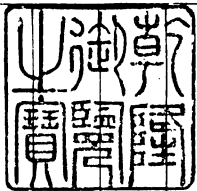
在此今日之事相公豈可負趙皇恩耶願勉旃藥師亦領畧然無益也是月壬寅詹度猶奏郭藥師瞻視不常趣向懷異蜂日鳥喙怙寵恃功兼常勝軍暴掠燕子女攘奪民舍藥師縱之不復彈壓詔梁沂盧宗原體究而藥師已叛矣藥師既叛報至京師上左右不欲人聞知乃共匿其報但曰藥師被圍矣

金人南犯朔武之境朔州守將孫翊者勇而忠出與之戰戰未決漢兒開門獻於金人既至武州漢兒以為內應遂失朔武長驅至代州守將李嗣本率兵拒守漢兒又擒嗣本以降遂陷代州 巳酉知中山府詹度奏金人分道入寇是日連三奏至京師朝廷失色 尼雅滿

引兵圍太原知朔寧府孫翊來救兵不滿二千與金人
戰於城下張孝純曰賊已在近不敢開門觀察可盡忠
報國翊曰但恨兵少爾乃復引戰數日五兵皆盡為金
人所殺 月入太微垣 庚申上禫位於皇太子手詔
皇太子桓可即皇帝位凡軍國庶務一聽裁決予當以
道君號退居舊宮丙寅上道君皇帝尊號曰教主道君
太上皇帝 是歲十一月祀南郊禮畢降壇而得邊報
及上還御郊宮之端誠殿時天未明百辟皆賀忽有鴉

正鳴於殿屋之上與贊拜之聲幾若相應和異常聞者
駭之時已報金人寒盟 元豐之末嘗有物大如席夜
見寢殿上而神廟登遐至元符末又數見而哲宗厭代
自大觀間漸晝見政和已後遂大作形廣丈餘狀髣髴
如龜行動硜硜有聲黑氣蒙之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後
習為常宣和末寢少出而亂遂作此為黑眚宣和二
三年春夏之際洛陽府畿間忽有物如人或如犬其色黑
不能辨眉目始夜則出掠小兒傷食之後雖白晝因忽

在人家有力者夜必聚執槍棒而為之衛如是二歲乃
息甫三年則北征事起此亦黑眚也



宋史全文卷十四